通志堂經解

D仁12
141
41

東嚴周禮訂義卷第六十三

司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劉迎曰名官司刺而掌三刺三宥三赦刺蓋刺舉之刺也刺史謂之刺以其掌刺舉故耳訊羣臣謂之刺訊羣吏訊萬民亦謂之刺既曰訊矣而又曰刺猶三覆五覆而問之訊其果無罪則刺舉於上而行赦宥也○李嘉會曰小司寇既有而以刺名官專主刺取人情之當否而後施上所服之刑雖曰下士二人聖人審刑之意詳矣三刺三宥司刺加以三赦以贊司寇聽獄訟

鄭鍔曰刺取其實然後殺之無憾矣○黃氏曰其罪已正臣吏民皆以為當殺則殺之故謂之三刺以刺名官以訊為職先王之意可見康成言訊而有罪則殺之非也○

王昭禹曰人之犯罪重者有棄於殺故有三刺之法其罪有被之以五刑為已重加之鞭扑為已輕則宥以寬之故有三宥之法至於其情可矜而五刑疑於無罪則從而赦

之故有三赦之法此三者皆有法而所謂法者內以求民情外以斷民中而已司刺以是法贊司寇聽獄訟也小司寇所謂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以至於聽民之所刺宥則赦可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是也司寇不言赦言刺宥則赦可知矣舜典言欽恤五刑先眚災肆赦而後怙終賊刑先輕而後重所以示上有好生之德周官司刺先三刺而後三宥三赦先重而後輕所以示有司執法之堅上有好生之仁則知所以恤民焉有司有執法之堅則民莫之敢犯仁之至義之盡也

壹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

劉執中曰訊問也掌以司寇已成之獄訟問於衆人○鄭鍔曰先王非有心於用刑大抵以赦宥爲心三刺一則先訊羣臣詢諸公卿之尊者也二則訊羣吏詢諸府史之卑者也以爲左右及諸大夫皆曰可殺爲未足信三則訊萬民萬民以爲可殺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

鄭司農曰不識謂愚民無所識則宥之○黃氏曰謂不知其義者也汲黯曰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而文吏繩以爲闌出財物如邊關乎○鄭康成曰若執中人者遺忘若間帷薄忘其在焉而以兵矢投射之○王昭禹曰若舉刃欲斫伐而罷而不出之類也○鄭鍔曰罪雖可刺又以三宥之法求以寬之豈其人之所不知識乎豈其人之過誤乎豈其人之遺失偶忘之乎

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惷愚

王昭禹曰幼弱則幼而又弱也記所謂七年曰悼是也○鄭鍔曰幼弱者安得犯刑意其連坐之人尤爲可憫故一赦則先之老耄則老而又耄也記所謂八十九十曰耄是也○鄭司農曰幼弱老耄若今時律令年未滿八歲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他皆不坐○鄭鍔曰惷者

癡駭而不辨菽麥之人也耋而又愚則無知甚矣故亦可赦然比老耄又宜次之○王氏曰幼而不弱老而不耄愚而非耋則不在所赦○賈氏曰三赦與前三宥所以異者上三宥不識過失遺忘非是故心過誤所作雖非故爲比三赦爲重仍使出贖此三赦之等比上爲輕全放爲贖

李氏曰古之所謂赦宥如斯而已大赦之與郊赦自漢唐以來見之○胡氏曰舜典曰眚災肆赦易於解卦曰君子以赦過宥罪曰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周官司刺三赦三宥止及於此未聞肆大眚也大眚皆肆則廢天討虧國典縱有罪虐無辜惡人得以幸免春秋肆大眚饑失刑也

以此三濛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王昭禹曰以此三法者求民情斷民中則情盡於內而辭字於外矣情重者上服情輕者下服或刑或殺各得其罪而無疑也○鄭康成曰上服殺與墨劓下服宮刖也司約職曰其不信者服墨刑凡行刑必先規識所刑之處乃後行之

司約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鄭康成曰約言語之約束○薛平仲曰或以司約司盟非盛世之事遂因以疑周官之書風氣之開久矣使天下或私相爲約私相爲盟以紛紛於下孰若設官於上以司之使不可逾乎盟約不逾則獄訟可息獄訟可息則刑法可措甚矣先王之不得已也

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

鄭康成曰六約者諸侯以下至於民皆有焉劑謂券書也○鄭鍔曰約者以言而書其約者以劑劑如質劑之劑蓋兩書一札同而別之買賣之約長曰質短曰劑此則名曰約劑蓋亦兩書一札也先王之於臣民以爲一時之言雖相與以無疑萬世之後或無所質證故爲之約而設官以司之

治神之約爲上

易氏曰六者大約劑也其中又有輕重存焉○鄭康成曰治者理其相抵冒上下之差○劉迎曰神約若盟詛載誓是也○劉執中曰謂先王創有基祚必因輔佐之功若文王之周公召公武王之太公皆封之大國約以子孫百世與周無疆者也其人雖亡其神猶在七世之廟親盡而猶可遷其約不可渝焉易氏曰宗廟有位山川有域有社稷之壝有五祀之次所以祀神者不待約矣至於非其所祀而命之祀則書其所以命之者以爲約若魯用郊禘之類是也

治民之約次之

劉迎曰民約若誥誓訓祝是也鄭以征稅遷移仇讎詣和爲民約非○易氏曰分鄉以寓軍制邑以授農以旌節而斬遷徙以革通逃爲顯分之者以爲約若分衛以殷民七族分魯以殷民六族分唐叔以懷姓九宗是也

治地之約次之

劉迎曰地約則傅別契券之屬鄭以經界田萊之比爲地約非

鄭鍔曰若昭九年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王使詹桓伯言吾東西南北之人何嘗封之有定四年載衛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以會王之東萬之類

劉執中曰謂公侯伯子男所封之土各有定制而打彊之存不可以大而侵小用強以陵弱吞併其地也

治功之約次之

劉迎曰功約則銘誓帶礪之屬鄭以王功國功之爵賞爲功約非○黃氏曰功約水土之功鄭下註訟約引春秋將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即此功也今民間受溝洫橋梁先後小大之差亦有約但其事固不可指狀而大槩如此

愚案功約不必專爲水土如勳在王室藏於盟府也

治器之約次之

鄭康成曰器約謂禮樂吉凶車服所得用也○鄭鍔曰如魯得用四代之服器六瑚四璉崇牙八簋之類○劉執中曰謂若諸侯之有勳勞則賜之弓矢斧鉞俾專征伐者後世不叫以渝之也

治摯之約次之

項氏曰摯約謂玉帛禽鳥相往來凡曰姻之屬也若公孫黑使強委禽焉○劉執中曰治執手之約謂若五王三帛二生一死贄先王以之敎諸侯分貴賤莫不依其爵尊卑高下以爲之贄也

鄭鍔曰自神而民自地而功曰器曰摯上許之下承之或

爲上或爲次以事之大小輕重爲次序耳○易氏曰即大以推小萬民之約劑亦可知矣王氏曰凡此諸治皆有許與之約焉不信而訟則司約掌之

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

鄭康成曰大約劑邦國約也書於宗廟之六彝欲神監焉小約劑萬民約也丹圖未聞或有彫器簠簋之屬有圖象者與春秋傳曰斐豹隸也著於丹書今俗語有鐵券丹書此豈舊典之遺言○王昭禹曰自治神至治事皆有大有小大則書於宗彝小則書於丹圖丹圖其色則丹不其宣布著畫而無隱昧也

劉迎曰約劑之設信之不足故也此所以書于宗彝丹圖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墨刑

鄭康成曰訟訟約若宋萬民有因此而訟者當辟宰者也○鄭鍔曰如諸侯自約劑以質證之故爲之珥而辟藏視諸故府也珥者殺雞取血以釁塗其戶所以祓去不祥也○鄭康成曰珥讀曰衈○賈氏曰謂爭約劑不決者則以血塗戶乃開辟其戶以出本約劑之書勘之○王氏曰珥而辟藏重其事也已見故府之文而尚不信則昏墨甚矣故服墨刑以示其昏墨無識之意

若大亂則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殺

王昭禹曰有訟則辨訟而已大亂則僭忒而變先王之政刑○鄭康成曰六官辟藏明罪大也六官初受盟約之貳○鄭鍔曰大史言約劑亂則辟法不信者刑之但其約之差錯而已故言辟法而刑其不信者此則爲大亂而辟藏非特約劑之亂而已僭禮犯分爲亂已大不可不殺也

司盟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鄭康成曰盟以約辭告神殺牲歃血明著其信也曲禮曰泣牲曰盟

鄭鍔曰說者見春秋書盟謂爲衰世之事其說出於禮記所謂盟詛不及三王也考之書載苗民罔中于信以覆詛盟則五帝之世已有是事第苗民覆之故數之以爲罪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非謂不可盟謂其盟之屢而無信學者不察以周官太平之書胡爲玉府有珠盤玉敦之事戎右有贊牛耳桃茢之文於此又設司盟之官遂信何休戰國陰謀之說不考之於詩書爾古者結繩足以示信盟詛雖有而未必用去古稍遠淳厚一散世未嘗皆君子而無小人皆善良而無寇讎此司盟之官所由設○王昭禹曰世之治也人以心相與家以誠相示知畏於神而不敢欺也知敬於神而不敢慢也先王因其有畏敬鬼神之心而明信畏以先之而因以覆詛盟爲大戮至其成俗則盟非國之不協焉萬民之犯命而詛其不信者有獄訟者使之盟詛弭亂息爭豈小補哉

掌盟載之瀆

鄭康成曰載盟辭也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春秋傳曰宋寺人惠牆伊戾坎用牲加書爲世子痤與楚客盟○易氏曰以法行之謂之盟載之法盟而加之以約又謂之盟約之載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

鄭康成曰有疑不協也○鄭鍔曰此謂合諸侯而盟將與之有所作爲而未知其心者之同否此所以有疑必有會同會同必有盟盟則司盟掌其法與禮儀焉○王昭禹曰禮其物儀其容也

北面詔明神

鄭康成曰明神神之明察者謂日月山川也覲禮加方明于壇上所以依之也○鄭鍔曰神之明者吉凶禍福必審神向幽以神爲幽而南面人將告幽故北面也詔之者使神察背盟之人是誅是殛也○鄭康成曰詔之者讀其載書以告之也王昭禹曰幽則質諸神而盟者神之所爲也明則盡諸人

而約者人之所爲也盟諸神約諸人所以結信之道
既盟則貳之
鄭鍔曰左傳襄十一年載亳盟之文甚悉而可考已盟則
司盟藏其貳蓋諸侯各受其盟誓之辭而此有副貳以爲
異日之證
王昭禹曰其正則藏於天府司盟則藏其貳也大司寇曰
大史内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則藏其貳者非
特司盟而已
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
鄭鍔曰此謂合萬民而盟民有犯禁令者既待之以刑矣
又慮有敢效而爲之者於是盟其犯分之人蓋與共盟戒
以無或如彼犯命者所爲也左傳魯人盟臧紇曰無或如
臧紇犯門斬關以出是其類也萬民有不信者謂向已結
言而今背之無復信義則與衆共詛之詛者訊之以言欲
使背信之人必蒙其禍也盟與詛異盟者戒其未然詛者
懲其已往左傳鄭伯使卒出貙脈行出雞犬以詛射頴考
叔者謂已射之後故追詛之也盟詛雖異禮儀皆北面以
詔明神故曰亦如之
黃氏曰犯命不信皆當刑鄭引臧紇斬關罪當連坐而衆不可施刑故乃盟臧紇氏又
引詛射頴考叔者射考叔當坐而子都譎以避罪雖使文而情不然故詛之獄訟覆情
貴詐無質證不可推究者多矣崔鉏鼠牙非召公之明安能聽之是故株連則恐其枉
故爲盟詛以止之詩蘇公刺暴公之語曰出此三物以詛爾斯是蓋取格之風猶在不
敢自欺其心敬畏昭明故其事可行也苗民罔中于信以覆詛盟則以亂濟亂而
已左丘明論鄭事曰政以正民刑以止邪邪而詛之將何益哉反諸本之謂也
王昭禹曰邦國有疑會同掌其盟約之載者貴者之盟也
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賤者之盟也
凡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
鄭鍔曰民之有約劑書於丹圖司約掌之此則藏其貳以
備遺失 ○賈氏曰此謂司約副寫一通來入司盟

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

鄭鍔曰有約劑而不信至於獄訟者使之詛盟則中有所愧者不敢聽而獄訟自息矣此乃省刑獄之術

凡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既盟則爲司盟共祈酒脯

鄭鍔曰民有盟詛則鄰里當共其牲既使衆庶共質之而鄰里共牲之人必能詰責之者彼將知愧而自悔也（○黃氏曰使衆人共牲共酒脯等以昭告于衆詭詐不信人皆恥之矣）已盟又與司盟共酒脯以祈神祈其盟之必驗也神之小者用酒脯故祭侯之禮以酒脯醢也考經之所載竊疑周家之於獄訟者先使之盟詛已訖乃使之入矢鈞金既入金矢乃爲之受理而聽之然則刑措之術本諸此乎

職金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鄭康成曰職主也○鄭鍔曰金玉石錫皆國家之用物而名官特以金者玩好之至貴者莫如玉故玉府雖有金玉特以玉名府國之所用而用金爲尤多五行皆金也故職金雖掌金玉錫石而以金名職○黃氏曰職金屬司寇金行殺戮也矛戟弓矢斧鉞刀鋸其用一也玉石丹青其類也故兼主之是亦一府藏也職金以上皆聽斷其下則施刑

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

鄭康成曰青空青也○鄭鍔曰荀卿言南海則有曾青丹干注云曾青銅之精可繪畫及化黃金者亦出蜀山越雋所謂青者殆此類耳○賈氏曰此數種同出於山故職金總主其戒令然地官廿人已主又職金主之者彼官主取此官主藏也○陳仲卜曰金玉錫石之利皆人情易誘而競趨者也司徒蓋有廿人以掌其厲禁矣職金從受其入征焉貨利之所自出而有官以職之則下不敢逞其競利之私上有以弭其競利之患天下誰爲有司之犯哉○鄭鍔曰苟則欲其物之不苟取令則欲其入之

以時

受其入征者

鄭司農曰受其入征者謂主受采金玉錫石丹青者之租稅○鄭鍔曰受其入則取諸地而官所自入者受其征則取諸民而官所稅賦者○王昭禹曰取於有地者之征而已上以政取謂之征

辨其物之媺惡與其數量楬而璽之

鄭鍔曰辨其美惡以知其精麤辨其數量以知其多少楬以表之璽以封之○鄭司農曰楬者印也所以謹其藏

入其金錫于爲兵器之府

鄭鍔曰卄人則掌其所產之地此則掌其入焉金錫可以爲兵器而玉石丹青可以爲器用修飾之資故所入之府各異也○王昭禹曰金錫則入於橐人玉石丹青則入于玉府○王氏詳說曰有兵器之府玉府云掌兵器內府云掌兵器此兵器之府也今曰入其金錫于爲兵器之府又曰入其玉石丹青于守藏之府守藏之府爲內府玉府矣是知爲兵器之府非兵器之府也考工記曰攻金之工六築冶鳧臬段桃所謂兵器之府其此歟要知職金一官與天地夏冬之官並相爲聯事其曰守藏之府是與天官通其曰爲兵器之府是與冬官通受其金於卄人是與地官通入其金于司兵是與夏官通職金如此他可知也

入其要

鄭康成曰要凡數也○鄭鍔曰既須入之則入其會計之要職金爲刑官之屬則要當入于司寇非入太府○李嘉會曰物之與書各有所司不相混雜

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

黃氏曰金罰即民入鈞金而理曲遂罰之貨罰司關所謂舉其貨也鄭說非舜有贖刑周於經無所見其後穆王始訓夏贖刑舜穆王贖刑不同舜漸輕之穆王漸重之此關世變○鄭鍔曰士有過而被罰謂贖刑也貨罰士非關之人安得罰其貨貝蓋或以貨而當金者也司市則有帷蓋幕帟亦之罰亦貨罰之類歟士之在官者或有過則罰之不言大夫則刑不上大夫也

金職金入于司兵○鄭康成曰入于司兵給治兵及工直也○陳及之曰齊管仲令有

罪者以甲兵贖自此始

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饗諸侯亦如之

項氏曰金版蓋皇邸之飾爲後版屏風者金以示依於義饗諸侯亦如之承賓如承祭

凡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

賈氏曰用金石而云大故正謂寇戎爲禦捍之器有用金石者也○鄭康成曰王其取之令也○鄭鍔曰大故則非常時所用或有須於金石多寡輕重出於常數之外不可以無法度也故掌其令

司厲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鄭鍔曰厲凶暴之名司厲所以察凶惡暴戾之人○王昭禹曰春秋傳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盜賊之厲於人猶鬼之厲也故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謂之司厲○薛平仲曰鬼物之病民者謂之厲則厲蓋人之所共惡今以官之治盜賊者命曰司厲則惡而絕之殆亦甚矣

掌盜賊之任器貨賄

易氏曰非其有而取之者謂之盜因盜而肆害於人者謂之賊

鄭鍔曰任器者所用以傷害人之器也貨賄者殺越人而劉執中曰盜賊之器與物入于司兵非數莫知其多少非量莫知其短長非賈莫知其貴賤楊是三者則物與器常存而不可移易○鄭鍔曰入于司兵使以其物充兵器之用取諸盜賊以爲除盜賊之具而已○鄭司農曰若今時傷殺人所用兵器盜賊贓加責沒入縣官士有罪而罰之取其金貨而罰之取其任器貨財以入于司兵者義也盜賊有罪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橐

鄭鍔曰古者父子罪不相及然罰之大者則有孥戮之法既服刑矣其從坐之人有不可加以刑者則沒入官爲奴男子入于罪隸使爲隸以役於百官府女子入于地官之舂人稾人使共舂扲飲食之事所入不同其名曰勿則一也○劉執中曰罪惡之重雖沒其身未足償也又奴其男女而隸役舂稾皆有常養以存其生焉

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齔者皆不爲奴

鄭康成曰有爵者謂命士以上齔毀齒男八月生齒八歲毀齒女七月生齒七歲毀齒○鄭鍔曰有爵而不爲奴貴貴也七十不爲奴老老也未齔不爲奴慈幼也盜賊之罪宜加以無餘刑故凡親戚皆從其家有爵者有老幼者特免爲奴而已○易氏曰先王之於天下固有殺未足以懲惡亦有不刑可以勸善者此之謂夫

犬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有六人

鄭鍔曰犬金畜也其性皆守屬乎義也故犬人屬於秋官○黃氏曰犬逐盜故以犬人次司厲六牲之官皆以義類相從如春官雞人掌雞牲而以呼旦序於鬱鬯之後

掌犬牲凡祭祀共犬牲用牷物伏瘞於例反亦如之

鄭鍔曰司寇祭祀奉犬牲犬人則掌共其可以爲牲者牲必用純牷之色貴純一也○鄭司農曰牷純也物色也王行乘車則有祀軷之禮用犬伏於車下以車轢之而去謂之伏○賈氏曰伏謂王將祭而出國軷道之祭即犬軷所云者但軷祭時犬羊俱得故生民詩云取羝以軷祭地必瘞○鄭司農曰瘞謂埋祭也爾雅曰祭地曰瘞埋祀軷祭地皆禮之盛者亦貴純全故亦如之

凡幾珥沈辜用駾可也

易氏曰幾祈也珥珥也○王昭禹曰幾謂士師所謂刮垢則奉犬牲是也沈以祭川辜以磔門○鄭司農曰大宗伯職曰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駾辜祭四方百物四者用牷正也無則以駾代之亦可也○鄭司農曰駾謂不純色也○王昭禹曰用駾不若用牷之爲善故曰可也

凡相犬牽犬者屬焉掌其政治

賈氏曰犬有三種一田犬二吠犬三食犬若田犬吠犬觀其善惡若食犬觀其肥瘠故皆相之牽犬謂呈見之少儀云犬則執紲是也○鄭鍔曰牽則不失其左右之防皆不以無故治也○王昭禹曰相犬者屬焉以其屬有賈四人牽謂用則係而道之以其屬有徒十有六人也○王氏曰掌其政治則并掌田犬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六十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六十四

司圜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鄭司農曰圜謂圜土也圜土謂獄城也今獄城圜職中言凡圜土之刑人也以此知圜謂圜土也○鄭鍔曰矩屬西方規屬東方規之圜屬東而主仁也先王之於獄求所以生之故爲獄則圜其城用仁心爲主也○薛平仲曰乾爲圜則圜者天道之所以仁也夫以罷民之害人者吾爲圜土以收教之則人心轉移之間而善惡易位矣

掌收教罷民

鄭鍔曰拘之圜土而役之所以收之也勞之苦之使其善心自生所以教之也○劉執中曰嘉石平罷民其罪輕不入于圜土也圜土教罷民其罪重其役之日月深日則役之夜則收之俾民改情而復性然後舍之爲教亦大矣故曰收教焉故中士十有二人徒百有六十人分

部而收教之也○項氏曰司寇掌者大故
曰聚司圜職者小故曰收
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
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
而出圜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
鄭司農曰罷民謂惡人不從化爲百姓所患苦而未入五
刑者故曰凡害人者○鄭康成曰弗使冠飾者著黑幪若
古之象刑與舍釋之也○賈氏曰孝經緯云五帝畫象三王肉刑書皆上
罪墨象赭衣雜屨中罪赭衣雜屨下罪雜屨而已○鄭鍔曰彼既害人則不知禮矣故弗使冠飾而被辱明
書其罪於背所以告人使知其以是罪而至於如此也夜
收之圜土晝任以勞役是收而教之仁也能改者上罪三
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雖量罪之輕重爲
久近之期而舍之又必待其能改過自新爲良民然後舍
也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則殺之不能改過又自竄焉其
殺宜也雖年滿而出者猶不齒三年甚辱之也
凡圜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
鄭康成曰圜土所收教者過失害人已罷於法者○鄭鍔
曰圜土之刑只加以明刑恥之故不至於虧體圜土之罰
只加以職事勞之故不至於虧財○易氏曰二者雖曰刑罰而非刑
言刑虧其體者也職金言罰虧其財者也
掌囚下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鄭康成曰囚拘也主拘繫當刑殺之人史特言掌守盜賊者蓋囚
掌守盜賊凡囚者
鄭鍔曰此官拘繫當刑殺之人然特言掌守盜賊者蓋囚
雖在所掌而盜賊爲難馭於羣囚之中又當守之其事尤
嚴故也○鄭康成曰凡囚者謂非盜賊自以他罪拘者也
上罪梏古毒切下罪桎之實反梏下罪桎之質反

賈氏曰此謂五刑罪人古者五刑不入圜土故使身居三木掌囚守之○王氏曰梏在脰桎在足拳在手左氏傳子蕩以弓梏華弱于朝則梏在脰明矣○劉氏曰梏者梏也在頭曰梏謂之梏者以其在首猶牛馬梏之者○鄭鍔曰凡囚有上中下之罪凡刑有梏拳桎之殊罪有輕重故三木或備或不備上罪三者皆全中罪二下罪一亦理之宜也

下之同族拳有爵者桎以待弊罪

鄭鍔曰王之同族有罪者親親之恩以輕爲貴故但拳其手而已有爵者宜次於王族故加之以桎也拳則兩手共一木桎梏兩手各一木故桎比拳爲稍重然罪未斷之前皆不可去其拳與桎待斷然後去故曰以待弊罪

又刑殺告刑于王奉而適朝士加明梏以適市而刑殺之

鄭康成曰告刑于王告王以今日當行刑及所刑姓名也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刑在小辟○鄭鍔曰適朝士者蓋以朝士掌外朝王與公卿聽獄訟之所恐或又得而審詳爲重人命之至也適朝士矣以爲無可疑則加以明梏於梏上明書其所犯使見者咸知其罪適於市而殺之所以與衆棄之也注謂奉而適朝然後朝士加明梏以士字屬下讀以文考之適朝士與適甸師之文相對則疑其不當下屬（當以付士）○劉執中曰士士師也○鄭康成曰士鄉士也奉而適朝者重刑爲王欲有所赦且

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

鄭鍔曰適甸師氏者蓋以甸師掌耕藉田以事宗廟藏穀之所隱也既適甸師則以待刑殺之官來於此行刑殺之事不梏而適市乃所以隱之也有爵者隱之所以尊國體王族亦隱之所謂不與國人慮兄弟此尊尊親親之道也

○李氏曰先王之時雖同族犯之而不刑殺是爲君者私其身也君私其親臣私其身君臣皆自私則五刑之屬三千止爲民也厚賞則貴者先得之刑罰則賤者先當上不愧於下下不平於上豈適治之道耶故王者不辨親疎不異貴賤一致于法其所以不肆諸市朝而適甸師氏者爲其有恥毋使人見之也文王世子曰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兇

掌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鄭康成曰戮猶辱也既斬殺又辱之

掌斬殺賊誅而搏之

鄭鍔曰爲之諜者則與賊窺伺平國家之隙以圖危社稷其罪不可赦也故大者斬之小者殺之○鄭康成曰斬以鈇鉞若今要斬殺以刀刃若今弃市○王昭禹曰斬殺皆弃人之刑各稱其罪且從而搏之搏與膊同謂磔裂其尸以示人也觀左傳載齊侯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殺而膊諸城上是磔裂爲膊也○劉執中曰爲賊諜而情有重輕故或斬或殺雖有斬殺而又搏而磔之於城上以厭其未獲者然則賊害於國者情與反間同非盜於財而殺人民者也

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不復知有親親之恩夷狄則然也故焚其尸視之如夷狄焉殺王之親者不復知有尊尊之義禽獸則然也故辜其尸視之如禽獸焉○王昭禹曰焚以火者不存其形○鄭康成曰辜之言枯也謂磔也○鄭康成曰焚燒也易曰焚如死如棄如辜以磔者不全其體曰焚以火者不存其形○劉氏曰謂暴露而不蓋覆也

凡殺人者賠皮北反諸市肆之三日刑盜于市

黃氏曰凡殺人者今所謂謀故鬬殺○鄭康成曰賠償尸也肆猶申也陳也○賈氏曰除上三者之外皆陳尸於市肆之凡三日也

鄭鍔曰盜則不然死罪賠之於市或劓或刖或墨亦皆就

市刑之使人知盜之不可爲而不敢爲也○王氏曰人之犯刑皆以趨利趨利犯刑唯盜而已故盜言刑于市

凡罪之麗於灋者亦如之

黃氏曰謂犯他法宮刖劓墨皆刑於市也揭盜于上鄭言罪惡莫大焉是也○鄭鍔曰罪之附麗於法法所當刑則亦行法於市使衆見之故曰亦如之

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于甸師氏

王昭禹曰此句既言於掌囚復言之者掌囚奉其有罪者適甸師氏而待刑殺掌戮正以殺之爲事凡軍旅田役斬殺刑戮亦如之

黃氏曰軍旅戮于社而王之同族與有爵者亦於屏處鄭以戮爲膊焚辜肆非也即下所謂髡者全其體而戮辱之也古刑戮字皆合輕重稱之○鄭鍔曰軍旅田役衆庶所聚不示以嚴則必無所畏故或斬殺刑戮亦有焚之辜

之踣之肆之事故曰亦如之

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髡苦門反

○賈氏曰此即閽人掌守中門之禁令者也或使守關謂境上之十二門王城之門也劓比墨爲重而截鼻則貌醜亦以其罪之輕重故墨者但黥其額劓者但截其鼻何妨於禁禦耶故或使守門近而劓者遠也宮則人道絕故使守內○賈氏曰此即寺人之類守正內五人之等也刖者不良能行囿游之獸監視牧食不欲其奔逸故使之守囿也五刑之中無髡刑此有髡者康成謂公族無宮刑惡翦其類髡其頭而已公族之有死刑者隱之於甸師氏則其髡者亦可恥宜用於至隱之處所以使守積積謂委積之物其積亦在隱處故也司農謂髡當作完言但居作三

年不虧體者也或謂公家不畜刑人觀此則刑人未嘗不畜見畜特爲君者不近之而已閽弑吳子餘祭春秋譏其近刑人非謂不畜之也

司隸中士二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五人史十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

鄭鍔曰羣隸之別有五曰罪閩蠻夷貉也除罪隸之外四夷皆夷翟之人故又謂之四隸之隸有盜賊則搏之國中有辱事則役之百官所任之器則積之因執人之事則因之執之祭祀賓客喪紀有煩辱之事則役之無乃後世廂軍之類歟古者取之罪人夷狄以用之惡其聚羣而無統也故設司隸之官以掌其法辨其服色之物而掌其政令以統治之宜矣然王宮之嚴則使之守王舍於野外則守其厲禁又使之各服其邦之服而執其邦之兵以爲守衛則其人雖賤而所用爲甚重矣此司隸之權所以尤重焉故由漢而後遂置司隸校尉掌刺舉之任武帝使之持節捕巫蠱督大姦猾其重至於專道而行專席而坐秩比二千石其任雄劇權擢辱宰相有如鮑宣者蓋始於此五隸各百二十人此其正員也○薛平仲曰五隸之員皆百有二十人而司隸之徒則二百人蓋君令出於司隸其徒不能以不繁力役責之司隸其員不可以不定○鄭節卿曰兵衛掌於宮正而王之親兵與四夷之兵則掌於虎賁與司隸漢以南北軍相制而國朝以皇城司殿前司相維持大抵皆周人之遺意

掌五隸之濛辨其物而掌其政令

鄭康成曰五隸謂罪隸四翟之隸也物衣服兵器之屬

帥其民而搏盜賊

鄭康成曰民五隸之民（○賈氏曰序官五隸皆百二十家負負外皆是民故云五隸之民）○鄭鍔曰盜竊之徒間有作而力不能搏則合其民以共搏之（○王昭禹曰未獲者則司隸帥民搏之）

役國中之辱事爲百官積任器凡囚執人之事

王昭禹曰國中污辱之事則司隸帥而役之五隸之屬各有百二十人則足以共其事○鄭司農曰百官所當任持之器物此官主爲積聚之也○鄭康成曰任猶用也○李嘉會曰囚執人之事若今牢城之兵

邦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

鄭康成曰煩猶劇也士喪禮下篇曰隸人涅厠

掌帥四翟之隸使之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

鄭鍔曰翟與狄同東西南北之夷名雖不同總而言之皆夷狄耳○賈氏曰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者若東方南方衣布帛執刀劒西方北方衣毳裘執弓矢（○王昭禹曰四夷各有利器宜服齊其政不易其宜修其俗也）

黃氏曰四翟守王宮與牧誓羌髳庸微盧彭濮同意○鄭鍔曰王在宮與出在野皆使四翟之隸守之不使罪隸罪隸吾民之有罪者耳使四翟之人見其德足服四夷司隸正掌其事而帥氏又使其屬董之而已（○鍔執中曰彼其死而復生又從而衣之食之心之衛也）○愚案四翟之民南方之蠻而閩乃東南之別種東方之夷而貉乃東北之聚落獨不見西戎北狄之隸者蓋周自文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而道化先被于南雖海隅出日之地德亦至冒至武王通道于九夷（○鍔曰盡其所能而役之故用之守王宮與厲禁而賴之以爲腹心之衛也）

八蠻所獲之民其服屬有素故帥而爲隸其在王宮之守衛則宮正掌之其在野舍則師氏掌之不特此爾南方曰象則有象胥以待蕃國之使東夷之樂曰靺則有靺師以薦宗廟之樂皆此意也

罪隸百有二十人

鄭鍔曰有罪者之家人從坐則沒爲奴隸百官與凡有職守者皆得而使令之乃以百二十人爲率蓋官拘而用者以此數爲率耳○薛平仲曰罪而至於隸辱之甚者以罪言之斥之遠方誠足爲王者之義以情言之處之近地亦不足病王者之仁故帥之師氏者先王教化之功而帥之司隸者先王用刑之極功

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掌使令之小事

鄭康成曰役給其小役○鄭鍔曰使令皆家役之小事耳

凡封國若家牛助爲牽徬

鄭司農曰凡封國若家謂建諸侯立大夫家也牛助爲牽徬此官主爲送致之也○鄭康成曰牛助國以牛助轉徙也罪隸牽徬之在前曰牽在旁曰徬○賈氏曰車轅內一牛前亦一牛二隸前者牽前牛旁者御當

其守王宮與其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鄭鍔曰守王宮與其厲禁事則與蠻隸同皆執兵以爲營衛也然罪隸乃中國之人因親屬有罪而沒入在官與四夷之人不同故不使掌牛馬鳥獸之事

易氏曰五隸皆隸也蠻夷閩貉之隸則賓服之民罪隸則寇攘之人不同故不使掌牛馬罪隸則任使令牽徬亦異

沒入爲奴之民其民不同其用亦異

之凡事四翟之隸則養之而已雖蠻隸掌役校人養馬之類閩隸掌役畜養鳥之類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之類貉

隸掌役服不氏養獸之類皆因其俗之所習而使之

蠻隸百有二十人

鄭康成曰征南夷所獲○愚案說見司隸○李嘉會曰先王必有蠻閩夷貉之隸想欲知其風俗耳然有無亦存其數云耳無則闕之

掌役校人養馬其在王宮者執其國之兵以守王宮在野外則守厲禁

賈氏曰爲校人所役使以養馬案校人不見隸者蓋是雜役之中○王昭禹曰校人其徒八十人有不足以給其役故蠻隸兼役其事也

陳蘊之曰古之宿衛王宮者不特士庶子而已有虎賁之虎士有司隸之五隸虎士有卒伍而四翟之隸有兵國有大事則守王門舍則守王閑而司戈盾軍旅會同授虎士戈盾則王之在國在野可謂嚴矣必使四翟之隸以王者所守在四夷也

閩隸百有二十人

鄭康成曰閩南蠻之別

掌役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

王氏曰役則役於掌畜也○王昭禹曰阜蕃教擾之與掌畜同事

掌予則取隸焉

王昭禹曰予謂鳥所生者閩隸掌阜蕃其物則養之而使取隸於己者也因致其義焉鳥之無知飲啄鼓舞而唯閩隸之是從則閩隸之隸於中國豈異於是言掌予則取隸而不言守王宮與厲禁以司隸言掌帥四翟之隸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則閩隸之有守可知

貉隸百有二十人

鄭康成曰征東夷所獲

掌役牧人養牛馬

賈氏曰為牧人所役使牧牛牲與鳥言

鄭司農曰夷狄之人或曉鳥獸之言故春秋傳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牲三犧皆用矣是以貉隸職掌與獸言○王昭禹曰鳥之鳴猶人之言也詩曰相彼鳥矣猶求友聲以鳥能鳴以求其友非其言而然守使夷隸與鳥言亦不為怪矣

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陳蘊之曰四隸所守皆如蠻隸之事者周之時以南方為遠尤貴其來也故掌四夷之官名象胥而奏樂亦以南詩曰以雅以南記曰胥鼓南則周人之意可知矣

貉隸百有二十人

鄭康成曰征東北夷所獲

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而教擾之

王昭禹曰以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故也○王氏曰不言阜蕃猛獸非所阜蕃之物

掌與獸言

王昭禹曰先王必使夷貉之隸與獸言者以鳥獸之無知尚可與言矧夷蠻之民哉此亦先王之微意○鄭鍔曰蠻人知養馬故以役校人貉人知養獸故以役服不氏各因其能而用之也人之性或能通知異類之語者非人之所能也使夷貉之人與禽獸言不使閩蠻之人者不強其所不能也

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東嚴周禮訂義卷第六十五

秋官司寇下

布憲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王昭禹曰布以敷施之憲以表示之○鄭鍔曰國朝自淳化三年始置諸路刑獄事乃周家布憲之意然不止於二人而已今謂之憲臺原於此歟

掌憲邦之刑禁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而憲邦之

刑禁

鄭康成曰憲表也謂縣之也刑禁者國之五禁所以左右刑罰者

鄭鍔曰大司寇正月之吉布刑于邦國都鄙又縣刑象以示萬民小司寇於正歲帥屬觀刑象及宣布于四方憲刑禁矣布憲復掌之者蓋大司寇布之者舉其綱也小司寇

後學 成德 校訂

宣之者行於朝也四方萬里或未之知布憲執旌節適四方而宣布之所至之處又從而表縣之無有不明刑禁之爲不可犯也

以詰四方邦國及其都鄙達于四海

鄭康成曰詰謹也使四方謹行之爾雅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李嘉會曰表示其刑禁于四方及乎四海苟犯刑禁則從而詰之俾不至於太甚也

易氏曰先王之治有刑必有禁知禁而自止則不至於罪知罪而自反則不至於刑此宣布而憲之有不容已者所謂以詰四方邦國及其都鄙達于四海者蓋無此疆爾界之異凡遠近同而上下察也○劉執中曰以中七二人下士四人徒四十人而行四方達四海欲正月而必聞其刑禁者未之能達也必書其刑禁之宜憲于民以達於州伯

州伯以達於卒正卒正以達於連帥連帥以達於屬長屬長以達於諸侯諸侯以達於其國之都鄙而要服以達於四海布憲則執旌節以巡行於四方詰其違於禁令者庶乎其可及也

凡邦之大事合衆庶則以刑禁號令

賈氏曰征伐巡守田獵皆大事合衆庶也以其是布刑禁之官故使以刑禁號令○王氏曰謂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則以刑禁號令焉○項氏曰刑以懲惡禁以輔刑發以警戒之謂之號命之謹守之謂之令

禁殺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鄭鍔曰天下有不逞之人強陵弱衆暴寡善良陰被其禍先王設官以禁擅殺戮爲職謂夫爲天吏則可以殺人愚案自禁殺戮至脩閭氏八職皆幾防盜賊姦宄者幾

防嚴則姦宄無清刑之原也

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攘獄者過訟者以告而誅之

鄭康成曰司猶察也○鄭鍔曰將以禁之必專司之禁之者法也司之者專伺候乎是也司其私相斬相戮者及傷人見血而里閭擁遏不以告于有司者○黃氏曰傷人不禁必至於殺矣漢約法三章傷人及盜抵罪不以告私相和也將以罪相證於獄而攘奪其所證之人使不得同至於獄者○黃氏曰或曰赴逮而攘奪之若篡囚也將以辭訟於官而恃勢力以止過之使不得以上訴者皆以告于有司而誅之然所司察者四事也特以殺戮名官蓋四者之罪莫大於擅殺故也○劉執中曰謂不應斬殺戮而斬殺戮之者應告其傷隱之而不告者應治其獄攘之而不治者應聽其訟遏之而不聽者掌察四者以告於司寇而誅之所謂淫朋此德者也不誅之無以建中于民○李嘉會曰斬殺戮之人上所置以懲惡也或以財賄交結而冤枉不申有如下四者皆告於正而誅之

禁暴氏下士六人史三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黃氏曰禁殺戮禁暴氏皆閭里禁令○鄭鍔曰詩曰亂是用暴又曰州吁用兵暴亂凡言暴者皆謂爲惡之凶暴也苟無以禁之民蒙其害可勝數耶此乃設爲禁暴氏之職以正之也○王昭禹曰以刑教中則民不虩者教官之事以刑禁暴者刑官之事教施於未然之前刑施於已然之後二者相爲終始而已

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撟居表反誣犯禁者作言語而不信者以告而誅之

李嘉會曰前者在公行法之人此者在民害治之人○王昭禹曰逆理害治者謂之亂○劉執中曰亂謂悖於人倫特強虐物者謂之暴○劉執中曰暴謂敢作威怒惟亂惟暴乃以力而正之人之力有所不敢敵則不得已而聽服焉是之謂力正也○黃氏曰正猶正長之正以強力雄長人者即武斷也此則召亂之萌安可不禁之哉○鄭鍔曰撟則矯稱上之

命令誣則誣人以無有之事惟撟惟誣敢犯士師之五禁造爲浮言以相恐動其言不實乃能鼓蕩人心凡此皆禁之使不敢爲若敢爲者則告於有司而誅之所以息其暴亂之漸○李嘉會曰禁暴所禁以告司寇而誅之也○劉執中曰王制曰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行僞而堅言僞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以其出於情邪而無補於中道又從而害於風俗殺之宜矣

凡國聚衆庶則戮其犯禁者

易氏曰前五者之禁爲庶民設也此於聚衆庶則人情雜遝其暴尤甚故必戮其犯禁者以徇○鄭鍔曰國家有事大集衆庶之際一人犯禁則千萬人視而倣之勢將不可遏矣不特戮之又用以徇衆焉

凡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戮其犯禁者

易氏曰奚謂女奴之爲奚者隸謂男奴之爲隸者既以罪役故必司牧其出入牧養也○王昭禹曰於其出入則或司以察之或牧以治之亦以防其暴也或有犯禁從而戮之則非不教之誅是二者亦所以禁其暴也

總論

陳及之曰考比閭族黨之法凡所以爲政之道纖悉備矣二官所禁大抵暴橫足以侮上陵下鄉官或未能禁止之也於是王朝爲之立官以遏絶之庶幾鄉遂之官長得以從政焉然周公之時天下安有此是亦先事爲備也

野廬氏下士六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王昭禹曰野道之小室謂之廬所以待行旅也公劉之詩始曰于時廬旅終曰于幽斯館則館大而廬小先王設官以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之類故名官以野廬氏

黃氏曰野廬氏掌通達道路其下蜡氏至庶氏皆道途事類次第相從

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

鄭康成曰達謂巡行通之使不陷絶也去王城五百里曰畿

王昭禹曰達國道路至于四畿則遂人所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是也謂之四畿自王城五百里四面皆達之也遂人既治野之道路而野廬氏必掌達其道路凡以輔成遂人之事而已而司險又掌達其道路則非特王畿之道路而已凡九州山林川澤之阻者也

止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

鄭康成曰比猶校也○項氏曰校實數不闕○劉執中曰案此而肅其守衛宿息廬之屬實所宿及晝止者也○王氏曰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所謂宿也十里有廬廬有飲食所謂息也○鄭鍔曰遺人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欲夫行者至有所止也合方氏所達者四方之途也遂人所治者田間之道路也欲其無所陷絶自國之郊及郊外之野所通行之路皆有宿息井樹夜可以寢晝可以憩有井以備飲食有樹以爲藩蔽野廬氏專掌之則行者之至如歸矣孰不願出於王之途乎

易氏曰晉文公之爲盟主也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坊人以時填館宮室諸侯賓至隸人牧圉各贍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此晉之所以霸若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道弗不可行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道無列樹國無寄寓野無施舍此所以知陳之將亡則野廬氏達國之道路比及野之道路宿息者所以爲先王之制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檉之

王昭禹曰先王之時涂地皆有人以爲之守有賓客則令

其人聚而擊柝所以待暴客也

相翔者則誅之

正昭禹曰語翔而後集彼翔而觀伺有欲習爲寇盜之意故誅之所以禦姦也○鄭鍔曰如是安有凡伯見伐之禍

凡道路之舟車轠音計互者敘而行之

鄭鍔曰轠者相值而礙也互者交互而不行也推車於陸行舟於水阻隘之地倘相值而有轠互之阻○鄭康成曰車有轠轅抵閡舟有砥柱之屬人有爭先之心必無相遜之理因其先後至之敘以次而行之○劉執中曰掌其先後貴賤老幼往來以爲其行之敘而通之故有爵有節者得以辟之而不滯也

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爲之辟

鄭鍔曰執節而來者奉王命之使有爵之人皆王朝之臣至於其地則爲之辟既以尊王臣之來又以見貴貴之理○王昭禹曰有節者至則欲達之而無留難有爵者至則在所承而無敢慢故皆爲之辟行人使避焉然則野廬氏其徒百有二十人則使其徒爲之辟也

禁野之橫行徑踰者

鄭鍔曰田野之中有町畦焉皆禾稼之地苟或橫行則踐人之田而害其穡事有隄渠焉皆防水之處苟或徑踰則決人之水而壞其隄防此爭端之所由起不可以不禁○鄭康成曰皆爲防姦也橫行妄由田中徑踰射耶趨疾越隄渠也

凡國之大事比脩除道路者

賈氏曰大事謂若征伐巡守田獵郊祀天地王親行所經並須脩除道路及脩廬校比民夫使有功效○王昭禹曰治其壞謂之脩去其穢謂之除有脩除道路者野廬氏則比較其人之數所以防患也○鄭鍔曰道路圮壞則車馬不通固有脩除之人此則校而比之使無圮弟之虞

凡道禁

鄭鍔曰道必有禁此則掌其犯禁者則王國大事肅然而無譁矣○王昭禹曰若脩閭氏所謂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於國中者是也然野廬氏所禁者在野之道脩閭氏所禁者在國之道

邦之有大師則令埽道路且以幾禁行作不時者不物者

王氏曰言國之大事在國中而已邦之大事則通國野焉○王昭禹曰令埽道路所以致潔○鄭鍔曰國大用師道路之行欲無荒穢不祥之事苟於是時不當行而行不當作而作失蚤晚之時非所當衣而衣之非所當操而操之非其物而有異常之狀皆姦人之為寇盜者也徵伺而幾察之以防變也周之制於田野之道十里之遠設官以治其廬舍禁止姦盜如此之嚴則道不拾遺豈不宜哉後世十里有亭亭必有長其法亦出於此惜夫不復脩也

蜡清預反氏下士四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蜡骨肉腐臭蠅蟲所蜡也月令曰掩骼埋骴此

官之職

掌除骴

劉執中曰枯骨曰骼肉腐曰骴人獸皆同職掌掩而埋之不令暴露於溝壑道路也○鄭鍔曰王政行於天下生者有養死者有歸安有枯骨遺棄而不收尚待設官以除之耶然月令亦有掩骼埋骴之文太平之世雖無餓莩然死於道路而無主後者亦未必無也有是事而不為之收掩則傷人君之仁無是事而省是官則仁於枯骨之意亦形於天下矣

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大師大賓客亦如之

王昭禹曰大祭祀先王所以致精神之至而交乎神明之隱不蠲刑者任人則在所惡凶服則在所可哀故蜡氏令

州里除而禁之郊特牲言祭之日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汜
掃反道亦謂此也
鄭康成曰蠲讀如吉圭惟饎之圭潔也刑者黥劓之屬任
人司圜所收教罷民也凶服服衰絰也所禁除者皆爲
不欲見人所穢惡也○王氏曰大賓客則承事如祭有齊
敬之心焉○李嘉會曰大師大賓俱尚清淨不令所可惡
者亂其目也
若有死於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楬音竭焉書其日月焉縣音玄其
衣服任器于有地之官以待其人
鄭鍔曰若行者出王之塗不幸而死則埋而置楬書其日
月縣其衣服與夫所執任之器以俟其家人來則收葬之
如是則無腐敗之骴矣○鄭康成曰有地之官主此地之
吏也○賈氏曰若比長閭胥里宰之屬

掌凡國之骴禁
鄭康成曰禁謂孟春掩骼埋胔之屬○鄭鍔曰骴與胔同
然其字乃與蜡祭之蜡字同昭禹謂蜡祭百物昔之羽蠃
鱗毛介之物畢致焉蜡祭所致者神蜡氏所治者形形神
相聚而爲生相離而爲死二者實相待焉故其字同然蜡
者索也無乃索朽腐之骨肉而除之者乎
雍於禁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鄭鍔曰隄防止水之官乃名曰雍氏蓋所慮者尤莫大於
雍塞以止之故也
陳及之曰其職掌事頗重而命官止下士二人徒八人而
已蓋須格令於民間使民戶知之勸農重穀之意
掌溝瀆澮池之禁凡害於國稼者
鄭鍔曰水相交通謂之瀆會水而聚

之謂之澮畜水而止之謂之池池以止水溝澮瀆以行水皆有禁焉行者不得擅塞止者不得擅行非所當行而行非所當止而止大焉則害於國小焉則害於稼此所以設官以掌其禁也○王昭禹曰溝瀆澮池有禁然後其害去其利均亦所以息爭止訟也既掌溝瀆澮池之禁又掌凡害於國稼者謂禽獸也禽獸害稼如春多麋之類禮記曰鼠田豕之類○劉執中曰通溝瀆澮池之壅塞而水潦溢漲害國之苗稼者

春令爲阱（在性反）擭（胡化反）溝瀆之利於民者秋令塞阱杜擭

鄭康成曰阱穿地爲塹以禦禽獸其或超踰則陷焉世謂之陷阱擭柞鄂也堅地阱淺則設柞鄂於其中○賈氏曰柞鄂者或以爲豎柞於中向上鄂鄂然所以載禽獸使足不至地不得躍而出○鄭鍔曰春農就田禽獸或出而爲害水利或有通塞則爲阱擭爲溝瀆皆以是時也然孟溝五涂以通灌溉之水至春又爲溝瀆何耶蓋五溝者五野之中一定之制不待至春乃爲之此乃里閭之間春雨暴集溝澮皆盈水去不速不可不通之也然阱擭設於春可也秋稼已登苟或常設禽獸亦無以遂其生故至秋塞之此先王愛物之心也然不言秋塞溝瀆者因利民而爲之則無時而可塞故也○鄭康成曰秋而杜塞阱擭收刈之時爲其陷害人也書傳皆曰杜乃擭啟乃穽時秋也伯禽以出師征徐戎

禁山之爲苑澤之沈者

鄭鍔曰苑囿之設則爲禁籞環繞以防人之入耳若夫與民共利之山菊蕘者往焉雉兎者往焉詎可以設禁籞乎○鄭司農曰不得擅爲苑囿於山也○黃氏曰苑恐當爲宛曲也山泉徙而曲之必有私其利者爲宛宛自非其自然也者介者藏焉遊焉詎可沈毒鰲乎人君囿游固有苑矣民庶爲苑則是僭上無法矣則可以即山以爲苑乎漁人取魚固有餌矣下毒於水則是竭澤而漁人之食將有中其毒者矣其設禁也宜哉○劉執中曰即獸所居爲苑以誤之即魚所淵沈藥以毒之則不仁不信爲禽獸之所憚也故設官以禁之

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鄭康成曰萍氏主水禁萍之草無根而浮取名於其不沈溺○劉氏曰神農書曰萍能勝酒飲其制之也○陳及之曰其職掌水禁及幾酒謹酒特下士二人徒八人而已夫及不足以幾禁之耶曰是特國中人耳近而鄉遂遠而都鄙委之其官掌焉

愚案酒正內官自酒人以下皆奄奚為之勢不可呵禁外事萍氏刑官之屬掌之宜矣

掌國之水禁

王昭禹曰水雖有潤澤灌溉之利而犯之則濡溺之則死故水之險惡能害人之所與夫不時入水而捕魚鱉者一切禁之乃所以為仁政之周○黃氏曰非禁捕魚也漁禁獻人掌之

幾酒謹酒

黃氏曰幾酒苛察之也宜若絕之謹酒為其不能不用也萍氏掌水禁而使禁酒亦水之害人者也故為之設禁焉○王昭禹曰幾酒則於飲酒微察其不節也謹酒則於用酒制其無度也○陳蘊之曰或謂酒誥謂西土之人承先王教朝夕祀茲酒而已其他未嘗羣飲也何俟幾察之曰立政以垂將來豈以今日之故而廢之耶

總論

呂氏曰周公作酒誥一篇其刑之重矣至於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此是最初謹酒恐人沈湎浸漬傷德敗性至於周官之禁酒皆此意及漢文帝為酒醪景帝以歲旱禁民酤酒蓋恐耗糜米穀民食不足此猶有重本抑末之意及弘羊建榷酒之利設心大不同不過私家不敢擅利公家却自專其利耳古者惟恐人飲酒至後來惟恐人不飲酒

禁川游者

鄭鍔曰大川之逝雖鳥獲之力有所不能止又況可游乎游謂游浮而行禁之宜哉

司寤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王昭禹曰寤而覺謂之寤使掌夜時非覺而不寐者安能定其漏刻之晏晚哉所以名官謂之司寤氏

掌夜時

鄭鍔曰專掌夜時則所主欲於夜而覺寤以察時之晏晚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

○鄭康成曰若今甲乙至戊亥○賈氏曰甲乙則昏時戊亥則晚時

鄭鍔曰夜雖有時其分則以星晚而見星則爲夜晏而星沒則非夜仰觀天星之沒見以分之不分以月者月出有晏晚唯星麗乎天至夜必見故也○易氏曰此謂施於國中者蓋國中有啓閉之候國事有朝夕之禮以星分夜則星見爲夜星沒爲晝朝夕啓閉於是乎在以是詔夜守之士

○鄭康成曰夜士主行夜徼候者如今都候之屬

嚴夜禁之法

凡晨行者禁宵行者夜游者

鄭鍔曰姦盜常發於莫夜之間是以尤謹夜行之禁或禦之使勿行或禁之使不敢行皆以防姦盜也先明謂之晨晨言時之尚晏

○王昭禹曰日出爲曰晨則昧爽之前而日未旦之時

中夜謂之宵宵陰浸而陽生通夕謂之夜夜言日之昏而暝左傳言晨往寢門闢是詩言夜向晨則知晨見明也詩曰肅肅宵征熠耀宵行又曰夜如何其夜未央經言夜呼旦以昭百官以辨軍之夜事則宵與夜固異矣晨行則未當行而行故禦而止之若夫中宵固不可行夜豈遨遊之時故曰禁所以不同

○劉執中曰其晨侵於夜而行者暮侵於宵而行者不可測其姦非也夜而遨遊者妨衆息也故皆禁也

司烜

音毀

氏下士六人徒十有二人

鄭康成曰烜火也讀如衛侯燬之燬○易氏曰掌明水火而其官謂之司烜者取大易日以烜之之義蓋萬物形成

於地精成於天月遡日之光其本皆出於日故也○王氏詳說曰司爟司烜皆掌火一事而二官何也曰有國火有民火司爟所掌謂民咸從之其民火歟司烜所掌以共祭祀明燭其國火歟然行於民未嘗不本於國故司爟曰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行之於國未嘗不用之於民故司烜曰中春以木鐸脩火禁于國中

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

鄭司農曰夫發聲○陸氏曰夫大夫能遂事故謂之遂也○賈氏曰以取火於日名陽鑒鏡屬取水者也世謂之方諸○鄭鍔曰取明水於月者謂之鑒亦謂之方諸其實皆鑑也○陸氏曰夫遂以義言鑒以體言互相備也○鄭鍔曰水生於坎之陽而爲陽中之陰火雖生於離之陰而爲陰中之陽王者向明而治皆以陽爲主故尊明火爲先○易氏曰日陽之精月陰之精離爲日爲火爲電者火之氣也坎爲月爲水爲雲者水之氣也水火以氣而升降日月之精薄之則夫遂可以召陽而爲火鑒可以召陰而爲水所以謂之明水火言取於日月而非人力之所能致明之至也○鄭鍔曰或謂鑒遂之齊同用金錫之半可以取水亦可以取火何也蓋金錫之半者陰陽之雜用諸畫則陽氣應之而爲火用諸夜則陰氣應之而爲水

以共祭祀之明盞明燭共明水

鄭鍔曰明水火所以共祭祀之明盞明燭及明水也用是水以滫盞盛則曰明盞用是火以照燭則曰明燭五齊三酒所尚者明水取於月中之水以共之記曰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潔著此水也謂此耳○王氏詳說曰凶事所用之物謂之明所謂明水明火是也吉事所用之物亦謂之明所謂明水明火是也先鄭失於明水之說後鄭亦

失之郊特牲曰明水者神明之也謂主人之潔著此水也著成也主人之潔則此水乃成矣以陰鏡取水於月之中其可多得乎且祭有明水又有元酒元酒取於潢汙行潦之水而爲之則是降於明水矣鬱齊配以明水三酒配以元酒此郊特牲所謂明水涗齊貴新也凡涗新之也是知明水所用止於斯二者而已先鄭以爲明水滌滌粢盛黍稷是不讀洞酌之詩也洞酌之詩曰可以濯罍可以餟饎夫豈明水哉後鄭謂明水以爲元酒是不讀禮運也禮運曰元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夫豈明水之爲元酒哉共明水火者司烜也執明水火而號祝者大祝也奉明水火者大司寇也共而後祝之祝而後奉之其序如此○王昭禹曰祭祀必取明水火者以物言之則得陰陽之潔氣也以道言之則潔而清明乃可以承祭祀也

凡邦之大事共墳扶云反燭庭燎力召反

鄭司農曰蕢燭麻燭也○鄭康成曰墳大也樹於門外曰大燭樹於門內曰庭燎皆所以照衆爲明○賈氏曰樹於門外者非人所執也燕禮云甸人樹燭於庭不言樹有彼諸侯禮不樹於地門內在路寢之庭故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注云公五十侯伯子男三十其百者天子禮庭燎所作以葦爲中心以布纏之飴蜜灌之若今蠟燭百者或百根一處或百處設之若人所執者用荊燋爲之執燭抱燋曲禮云燭不見跋是也

中春以木鐸脩火禁于國中

鄭鍔曰中春大火之星見於辰季春出火司烜先脩火禁警以木鐸使無不聞則除去故火以待新火也○王昭禹曰爲事而戒也季春將出火先

夏以金鐸脩火禁于國中

鄭鍔曰夏大火之星見於午季夏出火司烜先脩火禁警以金鐸使無不聞則除去故火以待新火也

鄭康成曰火禁謂用火之處及備風燥○易氏曰司烜氏脩火禁於國中而已宮正脩火禁乃宮中之事詳於國此所以爲內外之辨

軍旅脩火禁

鄭鍔曰衆之所聚器甲資糧勝敗所係則火禁不可不謹也

邦若屋誅則爲明竁（昌緒反）焉

鄭鍔曰司農謂夫三爲屋屋誅夷三族也康成以爲若其刑剭之剭謂所殺於甸師氏者余謂屋誅合一家而盡誅之邾婁定公所斷之獄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者屋誅也人有罪大無俾遺育故舉一屋而誅之罪人夜葬故爲明竁欲人知其罪也如設梏加明刑之類○易氏曰竁謂壙埋之地揭其罪於竁上而屬於司烜氏以明爲義故爾

條狼氏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鄭鍔曰狼之爲物貪且狠故世有不率教化不遵檢押之人謂之狼戾條狼氏掌執鞭以禦不率之人故名曰條狼言滌去其狼戾如逐豺狼也條當爲滌滌器之滌蕩滌而去之使潔清也○黃氏曰鄭以條爲滌亦通但其官主趨辟不主滌除○易氏曰凡世之弗率教化如狼貪狠然先王設官以治之使之整整有條故曰條狼氏

王昭禹曰以王與賓客之出入宜致肅焉故也

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

鄭康成曰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言士之賤也○王昭禹曰執鞭以爲威○劉執中曰掌執鞭趨以辟道路之穢惡及車馬人物之壅窒而不通者○王昭禹曰趨則走而致肅辟則所以使人避也條狼氏所以衛上者如此條狼氏以下士六人爲之而其徒有六十人則帥其徒以趨辟與朝士帥其屬以鞭呼趨且辟同意然朝士主在朝之事而條狼氏所掌在道路而已○鄭鍔曰自王用八人而下公用六人侯伯用四人子男用二人亦以禮有隆殺不可僭

用也○賈氏曰序官條狼氏下七十人今云天于八人少二人矣蓋取胥徒中兼充也

凡誓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誓僕右曰殺誓馭曰車轊戶串反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誓師曰三百誓邦之大史曰殺誓小史曰墨

易氏曰上執鞭以趨辟重主威也此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重軍事也○黃氏曰因其執鞭辟行人遂使命誓大抵主警肅也

鄭鍔曰誓用之于軍旅祭祀亦有誓故言凡誓○賈氏曰誓自有大官若月令田獵司徒北面以誓之誓時此條狼氏爲之大言使衆聞知故云且命之○鄭鍔曰有司已誓辭則條狼氏必命以罰無赦之辭此又言僕右及馭以下則專指軍旅之誓以爲言○易氏曰軍中之羣吏犯難赴敵於是乎在其聽誓於陳前者不得不嚴其告戒之言車莫先於僕右謂其右於戎車者勇力之士或不用命則勇力無所施揚于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是也故誓僕右尚殺○賈氏曰僕大僕與王同車故主殺車尤聽命於其馭馭者驅馳不及則車之進退罷所用其力晉使張骼輔躒救鄭近楚師其馭不告而馳之幾以不免是馭能危之也故誓馭曰車轊○王氏詳說曰刑不上大夫此云鞭五百王氏以爲誓其大夫之屬鄭氏以爲誓大夫以文攻之何大夫之屬之有然鄭氏以爲誓者出軍及將祭祀之時偶師與大史小史主禮樂之事謂祭祀時耳曾不謂皆誓之於軍也大師職云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是軍之有大師也大史職云大師抱天時與太師同車是軍之有大史也小史云大軍旅佐大史是軍之有小史也僕右與馭數者亦以大夫爲之案戎僕中大夫也戎右亦中大夫也大師下大夫也大史亦下大夫也六誓之中惟小史爲中士五以職名一以官名者謂大夫之衛

命出使以官不以職也故以下大夫命之刑不上大夫而誓之嚴如此軍事以嚴終也甘誓可見矣軍國異容非祭祀之誓祭祀之誓大宰掌之大司寇涖之何與條狼氏易氏曰墨輕於鞭鞭輕於殺所謂殺實之死而已若轝則不止於殺輕重不同何也車之進退主於馭馭不職則敗國事其罪所以最重僕掌侍衛之事右掌擊刺之事大史掌占驗之事一或不職皆足以誤軍事此其罪所以亦重至於大夫銜命而失其職其罪次之大師聽軍聲而失其職其罪又次之小史官卑而聽不專其失職之罪又次之輕重不同各有攸當使羣吏之聽誓者各以其職而共王命此軍旅之所以無不勝（陳及之曰親暱之官如車右馭大史者誓之詞嚴其軍有司以下則詞寬爲其親暱者曰誓我者如此之嚴則馭下可知矣而其下亦曰彼車右也僕也邦之大史也皆命大夫也而誓之如是則馭下可知矣）

條閭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正昭禹曰里門謂之閭里有閭所以通往來扞制內外○鄭鍔曰六鄉之法二十五家爲閭一門而入自有閭胥主之又設條閭氏之官者蓋總其條治之事使無廢壞也

掌比（音鼻）國中宿互榜（音託）者與其國粥（音育）而比其追胥者而賞罰之

易氏曰比謂檢柅夜士之守宿者○鄭康成曰國中城中也

鄭司農曰宿謂行馬所以障互止人也榜謂行夜擊柝（○賈氏曰宿互榜者宿者所互守衛復擊柝持更也）○鄭鍔曰閭之門以爲往來者之防故命國中之人宿守其互榜或有姦盜之變當用人以追胥而守閭之人不可以往則使國粥之人任其追胥之事鄭康成謂粥養也國所粥養謂羨卒也正卒守閭而不動則羨卒之行亦其宜也（○王氏曰國粥謂行粥物於國中者市官所不治故條閭氏比之每

閭各有互析以防寇盜脩閭氏掌比校其人使先後相代
又校羨卒追胥之事○鄭康成曰追逐寇也胥讀爲脩伍以追胥禽捕寇盜獲多者賞之不獲者罰之一閭之政無不舉而人自安於里閭矣○
王昭禹曰脩閭氏校比者止於國中若邦野則弗預也
禁徑踰者與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於國中者
鄭鍔曰每閭各有防限敢有徑越以從便者○王昭禹曰謂行不意然脩閭氏所禁者國中之行者也野廬氏則施於野而已不言禁橫行則國中故也苟以兵甲趨行與夫躍馬馳騁則人相恐動或因以亂也○鄭康成曰皆爲其惑衆故皆禁焉鄉之閭亦如此則遂可知
邦有故則令守其閭互唯執節者不幾音機
賈氏曰有故謂大喪寇戎等恐有姦非則命各守閭閭巷門○黃氏曰令守其閭互令當守者耳鄭謂令閭胥里宰之屬非○劉執中曰各守閭而互之以斷出入而考其不在者○易氏曰守閭雖以防非常惟執節者不幾又深辨乎往來緩急之所在國中之禁其嚴如此
○賈氏曰惟有執節公使者不幾詞也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六十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蠱毒之家合衆蠱之有毒者共爲一處使自相啗食已盡其一存者乃爲蠱毒然則蠱者合衆庶之蠱以爲之也然則毒能殺人殺人有漸陰食其肉久然後死如蛀物之蠱然能蛀壞物也故其音則與蛀同或謂人所以不繁庶者蠱爲之害也故名官曰庶氏豈其然乎○鄭康成曰庶讀如藥煑之煑驅除毒蠱之言○劉執中曰毒蠱之病人非一種而下士一人者掌其方書治禁之法

掌除毒蠱以攻說禬音瀆之嘉艸音草攻之

鄭鍔曰左氏曰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皆謂其腐壞也蠱能腐壞人之心腹其除之之法謂其有神也則以攻說禬之○劉執中曰用巫醫以呪禁止也所以責其神謂其有毒也則以嘉艸攻之○鄭康成曰攻之謂燻之所以勝其毒六祈之有攻說皆以辭責神也此曰攻曰說又曰禬非六祈之所謂禬當如注家讀如

潰癰之潰謂以辭責之使其毒潰散也嘉草藥名可以攻蠱惜夫後世不知爲何物○李嘉會曰毒蠱以嘉草藥物燻去之足矣必曰攻說攻者若韓文公之去鱷魚則可見矣○王昭禹曰用祝則治於未然之前用藥則治於已然之後

凡歐蠱則令之比之

王昭禹曰其徒有四人則令使爲之校以比之皆其徒也○鄭鍔曰蠱非人之所能歐也令者謂使人之能歐者歐之○劉執中曰凡能歐蠱者隨其方土所宜各有能者人有病者則令呼之已則校比其事於以知其果能去否也黃氏曰令之以國法令之比之使其鄰伍相覺察

穴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王昭禹曰冥氏攻猛獸之趨走而害人者至於藏伏而害人者未去非仁政之周故掌攻蟊獸者謂之穴氏○黃氏曰冥氏伺出穴氏攻蟊皆爲其能害物也與獸人供膳獸不同

掌攻蟊獸各以其物火之

鄭康成曰蟊獸熊羆之屬冬藏者也將攻之必先燒其所食之物於穴外以誘出之乃可得之○王氏曰其攻之也以其所嗜誘之以火燻而出之○鄭鍔曰魚龍有淵鳥獸有山林窟穴是其所藏之地先王欲其不敢逼人驅而遠之可也乃特設一官攻而取之火其所嗜之物誘之使出毋乃暴乎蓋除害者不待其害已及人然後除也惡其爲一旦之害必先索而除之可也蟊於穴之獸如熊與羆之屬或時出而害人不可使之藏於窟穴以俟人之隙則設穴氏以攻蟊獸未爲過矣

以時獻其珍異皮革

鄭鍔曰若其獸之身可以備珍異之羞如熊掌之類則必

獻以爲膳羞其皮與革可以爲器用之須則亦獻之以爲國家之用然獻必以時則不常攻之矣

翟音翟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鄭司農曰翟讀爲翟之翟○王昭禹曰鳥所以飛者在翟攻猛鳥者必攻其翟然後可獲故名官謂之翟氏

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爲媒而掎居綺反之

鄭鍔曰鳥有鷙者而已安得有猛先儒謂鷹隼之屬然鷹隼雖猛不過搏擊飛禽之小者彼當立秋始擊或鳩化而爲之或立於高墉之上先視其始擊之時以正時令又畫於旌旗之上以爲軍號何嘗欲其無遺類耶今乃設一官專以攻之爲職又用物爲媒以致之則非鷹隼而已必其性之鷙害而甚猛能爲人之害者矣故曰掌攻猛鳥知其猛與猛獸之猛同其攻之法以其類爲媒以誘之○劉執中曰各以其物則隨其性之所宜非一物也或以鳩之雖或以匹類但可媒獲其法多矣

以時獻其羽翮

鄭鍔曰若其羽翮可爲器用者亦以時獻焉不常貢也○李嘉會曰羽翮可以爲箭羽者

總論

王昭禹曰獸人皮毛筋角入於王府以足王之燕私玩好之欲而冥氏穴氏翟氏攻鳥獸之猛而其所獻皆不入於王府者蓋此特除其害而已獸人則所脩之利衆所除之害悉仁施及人於是爲大以其所施者大然後可以兼百姓之奉

柞側百反氏下士八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柞除木之名除木者必先刊剥之○賈氏曰知柞是除木之名者詩云載芟載柞芟是除草柞是除木○陳及之曰柞氏攻木薙氏攻草皆主苑囿之

官若畿內之山林自有虞衡等官提其大要而已

掌攻草木及林麓

鄭鍔曰攻如攻城之攻草木林麓根固蟠結不可削除則用力爲尤多故曰攻○賈氏曰柞氏攻木兼云草者以攻木之處有草兼攻之○易氏曰木生於山而曰及林麓者林則積木者麓則山之足也○鄭鍔曰先王於草木設虞衡之官以作之固欲其條暢碩大以備掄材之用於此又設柞氏以攻之者嘗考皇矣之詩作之屏之其菑其翳脩之平之其灌其栵啓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則雖至美之材亦刊而除之以爲居民之地柞氏所攻殆是類歟○王昭禹曰草木所生林麓之地苟可以相民宅矣辨十有二壤以知其種矣柞氏因司徒之所辨者以攻治之而已宅民稼穡者大司徒固嘗辨十有二土以

夏日至令刊菩于反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

鄭鍔曰攻之之法夏至日則刊陽木而令焫燎以火冬至日則剝陰木而令浸漬以水木之生於山南者爲陽木夏至則陽氣之極又況火之炎陽乎於是時則刊陽木而火之彼將不勝乎陽而死矣生於山北者爲陰木冬日至則陰之極又況水之凝陰乎於是時則剝陰木而水之彼將不勝乎陰而死矣蓋陰陽相濟則沖氣以爲和此物之所以生陰陽偏勝則垂珍而爲疾此物之所以死陽木言刊陰木言剝先儒以爲互言余以爲刊除也與隨山刊木之刊同陽木堅而難除故以刊言之剝剝也與易柔變剛之剝同陰木柔而易去故以剝言之刊剝者除草木而空其地或居民或作室未必欲爲耕種之地○劉執中曰山南之木曰陽木者以其稟而生者陽氣之不足也陽不足者水之則多沉陰不足者火之則多浮聖人以火養其沉者可使之浮焉以水養其浮者可使之沉焉天官所謂百工飭化八材者抑其有餘以補其不足以輔相天地而成其化者也故輪人之職曰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陽也者縝理而堅陰也者疏理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陽則轂雖弊不藪其柞氏之所職乎故攻草木及林麓者選材以資木工也夏至日陰生也則刊其陽木之陰以去其氣之不足者既伐然後以火養其

所刊可以齊諸陽也冬至日陽生也則刺其陰木之陽以去其氣之不足者既斬然後以水養其所剝可使齊諸陰也

陳及之曰所謂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須其格令於民間使民知禁斧斤以時入山林則材木不可勝用也大要如是而已若曰設虞衡以養蕃設柞氏以刊剝之則其細已甚且不勝其勞矣

若欲其化也則春秋變其木火

鄭康成曰化猶生也○鄭鍔曰若欲用爲耕地而與其能化生嘉穀則於春秋之時變其冬夏所用之水火夏用火矣春則水之冬用水矣秋則火之前日所用水火一切反易而變更之則水火相濟而其土和美自能化生嘉穀也

凡攻木者掌其政令

鄭康成曰除木有時○鄭鍔曰木或當刊或當剝或宜水或宜火或宜土或宜金或宜燔或宜燎或宜用其生或宜用其死或宜用其陰或宜用其陽或宜用其全或宜用其破或宜用其曲或宜用其直或宜用其堅或宜用其柔或宜用其滑或宜用其澁或宜用其白或宜用其黑或宜用其青或宜用其黃或宜用其赤或宜用其文或宜用其質或宜用其小或宜用其大或宜用其短或宜用其長或宜用其圓或宜用其方或宜用其薄或宜用其厚或宜用其輕或宜用其重或宜用其疾或宜用其徐或宜用其久或宜用其速或宜用其遠或宜用其近或宜用其多或宜用其寡或宜用其文或宜用其質或宜用其小或宜用其大或宜用其短或宜用其長或宜用其圓或宜用其方或宜用其薄或宜用其厚或宜用其輕或宜用其重或宜用其疾或宜用其徐或宜用其久或宜用其速或宜用其遠或宜用其近或宜用其多或宜用其寡

或宜火與夫春秋冬夏之時各有政令也

薙（化計反）氏下·十二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薙讀如鬄小兒頭之鬄○鄭鍔曰考月令於季夏之月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則除草謂之薙也然非所當生之地而生非其有用之物而有大則害百稼小則穢塗徑安得不殺之乎故名官曰薙專以薙而殺之爲職

掌殺草

王昭禹曰凡物以陽生以陰死唯草之爲物其茭則陰不能死薙草者必有以殺之然後其茭不復生（○易氏曰傳所謂農夫之務去草茭夷而蘊崇之此殺草之法）

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音孕）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

鄭鍔曰殺草之法其去必有漸春始生之初則薙其萌萌

而去之根尚在也未能不生夏日至則陽極而熟於時則
薙而夷之夷傷也蓋因盛陽之炎陽以鉤鎌迫地傷之也
然夷則但傷之而已未死也傷而未死者猶或能繩繩與
孕同謂含實也於其含實而繩育之時則芟刈而蘊崇之
及冬日已至陰極而凍於時則以耜而剡之○賈氏曰掘廣五寸謂耒頭金剡
覆其根凍死於冬則來春不能萌然則一年之事也或謂
草可踩踐而死薙用一年何耶殊不知除惡務本本根難
盡去之有漸○賈氏曰薙氏所掌治地從春至冬亦一年之事後年乃可種
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
王昭禹曰欲其化而為土則以火燒其所芟夷之本末又
從而加之以水則其薄於陰陽相沴之氣而草化為土矣
月令所謂燒薙行水也
黃氏曰鳥獸昆蟲草木之害人者皆務去之此與制刑之

意一也先王無一物而不愛斧斤以時入山林愛心之所
加也草自始生而萌之又夷之繩而芟之又耜之既又以
水火變之蓋消化之也鄭言土化美非也設官之意與稻
人不同

掌氏殺草之政令

鄭鍔曰殺草政令謂春夏秋冬萌夷芟耜自有先後之序
薙氏則掌之觀談死記江南主患清暑閣前草生徐鍇令
以桂屑布磚縫中宿草盡死則殺之之法不必一年矣

若他歷反蔟倉木反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王昭禹曰人情莫不欲吉而惡凶先王與民同吉凶之患
凡凶者皆在所去故設官掌覆天鳥之巢而謂之若蔟氏
若言摘也蔟言巢也摘其巢而去之則天鳥不復至矣○鄭
鍔曰若與徹同蔟者鳥之為巢蔟聚木以為之

堂覆天鳥之巢

鄭康成曰覆猶毀也○鄭鍔曰王政仁及飛鳥不毀卵不覆巢今乃設官以捨去之何耶此乃覆天鳥之巢先儒謂惡鳴之鳥若鴟鵂之類且鳥之惡鳴者固人之所惡何必專設一官以去之觀韓退之詩言有鳥夜飛名曰訓狐然則設官而去之者殆此類歟唐子西云吾少時讀晉葵氏庭氏未嘗不竊笑以爲不急之務後讀聖惠方言有鳥夜飛謂之無辜小兒衣服遭之輒成疾因以無辜名之狀如五疳是以知天鳥之害有如此者非獨如康成所謂鴟鵂之類力去使國中潔清而已驅出四海之外而不得以爲害周公之所建置不可謂不切於事

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十有八星之號縣音玄其巢上則去之

鄭康成曰方版也○鄭鍔曰晉葵雖掌覆巢有不待覆巢而去之之法以方板書十日十二辰十二月十二歲二十八星之號縣其巢上彼見其號將自去焉鄭康成以爲天鳥見此五者而去其詳未聞余嘗考之鵲忌庚燕避戊己鷹逐申日則過街鵲作巢則避太歲類從亦曰燕識戊己不啣泥狐潛上伏不越渡阡陌又曰狐狼知虛實虎豹知衝破然則鳥知避此五者亦或有之蓋天鳥者物之妖也五者之號天地之正也正之去妖理之必然也寅月爲陬卯月爲如辰月爲病巳月爲會午月爲皐未月爲旦申月爲相酉月爲壯戌月爲元亥月爲陽子月爲辜丑月爲涂此十二月之號也歲在寅曰攝提格卯曰單閼辰曰執徐巳曰大荒落午曰敦牂未曰協洽申曰涒灘酉曰作噩戌曰閹茂亥曰大淵獻子曰困敦丑曰赤奮若此十二歲之

號也自甲至癸十日之號也自子至亥十二辰之號也自
角亢至翼軫二十八星之號也○王氏曰日辰月歲星之
神凡有氣形者制焉故書其號焉可以勝天

翦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鄭康成曰翦斷滅之言主除蟲者詩云實始翦商○鄭
鍔曰除蟲之法與庶氏除蟲事同而義異蟲則合庶毒以
爲之官曰庶氏本其致毒之由以詔後世也蟲比蟲爲害
甚輕名官曰翦教人以翦而去之之法也

掌除蟲物

鄭康成曰蟲物穿食人器物者蠹魚亦是也○鄭鍔曰書內有
之類然考之傳有曰木將疾蠹生之則蠹亦爲木之害也

以攻禜攻之以莽草熏之

鄭康成曰攻禜祈名莽草藥物殺蟲者以熏之則死○鄭鍔
曰莽草

藥名也謂其有神則以攻禜而攻之謂其有毒則以莽草而熏之

劉執中曰翦者飛蝗之翦斷禾穗者也蠹者螟蟲之蠹禾根者也蠱者蟊蟲之食苗心者也凡庶蠱者蝮蛇蠍賊之害稼者皆是也故以攻禜之法祭而攻除之又焚莽草熏燒之除苗害也

凡庶蠱之事

鄭鍔曰又言凡庶蠱之事者庶氏自掌除蠱然蠱爲難除之不得或亦用翦氏之法○賈氏曰翦氏主除蟲物其蠱毒自是庶氏今此云凡庶蠱者同類相兼左右掌之

赤友音跋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鄭鍔曰蟲多藏埋於牆屋之隈除去爲難當用物以拔而去之故名曰赤友

掌除牆屋

劉執中曰牆屋隙罅之間有蟲有多皆螯人而毒入四支

至於迷悶痛絕不可救者蝮蝰蝎蠆蜴蜈蚣之類皆是也○鄭鍔曰文王仁及昆蟲伏藏埋蟄於牆屋之下乃設官搜求以除之何耶此殆爲王居也至尊所處固當致嚴以蚤炭攻之以灰洒色賣反毒之

鄭康成曰蚤大蛤也擣其炭以坋之則走○王昭禹曰以蚤炭攻之則以火之毒氣暴之使出也洒灑也淳之以洒之則死○劉執中曰古者以蚤炭攻之又以灰汁沃之今之爲方非獨此也而用蚤炭塗壁亦赤友之遺法歟

凡隙屋除其貍莫皆蟲反

鄭鍔曰隙屋則離宮別館希御幸之地無所不除之矣○賈氏曰埋藏之蟲在屋孔穴之中故以隙屋言之○鄭康成曰貍蟲亦有害人者故除之

蟈音蜮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鄭司農曰蟈讀爲蜮蜮蝦蟇也月令云螻蟈鳴

掌去黿音元鼉音佗莫幸反

鄭康成曰齊魯之間謂黿爲蟈黿耿黿也蟈與耿黿尤怒鳴爲聒人耳去之○鄭鍔曰天下之螻蟈爲不少矣疑此所去者亦爲王宮耳蟈之字從虫從國非特野有之雖國中亦有之故晉惠帝聞其鳴詢左右以爲公爲私則宮禁之中未嘗無也黿黿二者尤能怒鳴王庭肅清固所不容況有齊戒之時凡物之可以昏瞶王之志意者皆去之豈容此物聒聒乎其側耶

焚牡蘜音菊以灰洒之則死以其煙被之則凡水蟲無聲

鄭鍔曰牡蘜謂菊之不華者能治黿黿蓋物有相制者不可以理詰也焚牡蘜爲灰以洒之順風勢被之以煙爲灰

所毒者則死不爲厥所毒者得煙亦無聲焉○杜氏曰假令風從東方來則於水東面爲煙今煙西行被之水上

壺涿音卓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鄭康成曰壺謂瓦鼓涿擊之也○王昭禹曰擊瓦鼓以敺水蟲故名官謂之壺涿氏

掌除水蟲

鄭康成曰水蟲狐蜮之屬○鄭鍔曰水蟲之能爲人害者如春秋書有蜮之類謂於水中含沙射人影爲災故也

以炮步交反土之鼓敺之

鄭康成曰炮上之土瓦鼓也○鄭鍔曰壺涿氏敺之以炮土之鼓敺之以焚石投之其狀如壺可以涿擊水蟲以濁其水舊書以涿爲濁○王昭禹曰以土能勝水而制之也敺之不去又以焚石使執投於水中如以熱湯以火制水也○鄭康成曰焚石投之使驚人○王昭禹曰攻之以火氣使威

陰陽相冷之氣而死

劉執中曰攻之以火氣應之以陽聲則陰邪之蟲去矣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橿音姑牛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淵爲陵

鄭康成曰神謂水神龍罔象○鄭鍔曰若爲害之蟲敺之不去意有神者主之欲殺其神使之死欲塞其淵使其蟲無所藏必有牡橿牛貫象齒而沈之橿木名所謂山榆也象齒象之牙也取山榆之牡者十字交牛貫穿象牙爲幹牙孔以象牙從橫貫之爲十字以沈乎水中則可以殺水蟲之神且使水涸而淵塞化爲丘陵物有能相制相治者固不可以理詰也

○劉執中曰若有神物在淵時有變異於民者則以象牙牛貫榆木沉之則其神死而其淵陵矣謂如蚊蚤龍罔之屬穴爲居者非木注成淵古之聖人達萬物之理得其好用以爲除害之術除蟲物則用莽草除貍蟲則用蜃炭除毚鼠則用牡蒫除水蟲則用牡橿

天地間物皆爲天地間用然非明哲有所不知○王昭禹曰凡此之類皆聖人所以變化驅除之術非深窮物理之所以相治相克者孰能與此且夫琥珀拾芥磁石引針戎隱累卵觸膽分盃壞漆以蟹涜錚以魚散血以藕皮毀金以羊角皆出于自然之理先王命官如此豈非知之變化之道知神之所爲乎

庭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鄭鍔曰鄭以庭氏主射天鳥今國中潔清如庭疑其不然古有大庭氏其所行之事久遠無傳竊疑用致日月之弓矢以射天鳥自大庭氏始也攷賜老者以杖之官名曰伊耆氏則取古天子之號以爲名不爲無證

總論

易氏曰上經四官言四物之害則有形可求也故以力勝之此六官言六物之害則無形可求也故以智勝之夫六物至微各設一官以去其害類不憚煩者蓋萬乘所至或在苑囿或齊宿於郊廟之內或臨御於朝廷之上一物不去則護衛至尊爲有闕所以專設六職以除妖怪微伏之物今觀翦氏以莽草熏器用之蠹赤友氏以蜃炭而灑牆屋之毒蠚氏以牡蒿之灰與其煙以去蠭蛗之聒固可信也若夫壺涿氏以炮土焚石而除水蟲又以牡橭午貫象鹵以殺其神碧蕤氏書歲月日辰之號以覆天鳥之巢庭氏又以大陰救日月之枉矢以射其神聖人精察乎萬物之理必能通乎變化之道後世巫家猶有禳厭之術醫家猶有攻治之法獨可以是而疑周官乎○王氏曰詳觀周禮所載道路溝澮一草木一鳥獸一昆蟲小小利害或興或除而地官秋官之職分矣凡所興利以地官主之所除害以秋官主之

掌射（食亦反）國中之天鳥

王昭禹曰天鳥謂乎鳴而爲怪者先王因人情之所惡故

在國中者皆庭氏射之○賈氏曰城郭人聚之○鄭鍔曰言國中之天鳥則是天鳥也舊所無有偶自遠而至此也如雒鴿來巢魯舊無今有之故春秋書其異

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夜射之

鄭康成曰不見鳥獸謂夜來鳴呼爲怪者獸狐狼之屬○劉執中曰鳥獸爲天者夜中聞其聲而不見其形被其害而不見其迹者也救日之弓者乘日食時所造陽乘於陰之器也太陰之弓月食時所造陰勝陽所成也以陰陽至盛之氣攻暗昧不明之天罔不克矣○鄭鍔曰夜射之弓矢曾用以救日月或足以制太陽而勝之或足以制太陽而勝之則其神異所憑豈不足以威不正之妖物歟

若神也則以太陰之弓與枉矢射之

鄭康成曰神謂非鳥獸之聲若或叫于宋太廟譆譆訾訾者

鄭鍔曰此言太陰枉矢則非救日月之弓矢也太陰之弓謂其弓純屬乎陰司弓矢言枉矢利火射說者謂象天枉矢之星則枉矢者純屬乎陽可知若夫太陰之弓與枉矢豈其陰陽之正足以威服百神歟○王昭禹曰以此射之亦以日月之精氣勝其天也昔歐陽脩作鬼車詩中謂昔者周公夜呼庭氏率屬彎弧逐出九州之外射之三發不中天遣天狗投空噬之落其一頭清血常流以晝藏夜伏陰黑則飛見火光則驚墮血點汚人家其家必破由此言之不設官以射之爲害豈小哉○王氏曰鳥獸言夜射則神以晝射

總論

陳及之曰古之王者鍾鼓管絃以養其內威儀文物以養其外其禮樂未嘗斯須去身出則有虎賁氏夾道而趨居則有士庶子之掌守其居止行幸未嘗一日忘武備自書

生論之以爲無他事矣先王猶謂猛獸之隱伏毒蠱之竊發貍蟲之潛隱水蟲之巧伺皆足以害人身天鳥之聲黿鼉之音亦足以亂人心一物不法於治身養心爲有缺則是九官者非得已而不已也豕突乘輿熊當御坐雖當時簡忽所致亦王制有不足耳所謂方書十日十二辰十有二月十有二歲二十有八星之號以去天鳥攻禁以攻蠱物蜃炭以攻貍蟲牡蘜以去黿鼉炮土之鼓以去水蟲救月之矢以射天鳥皆明於庶物精議入神所能也

銜枚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鄭康成曰啣枚止言語囂讙也枚狀如箸橫啣之爲之繞結於項

掌司囂

鄭康成曰察囂讙者爲其聒亂在朝者之言語

國之大祭祀令禁無囂

鄭康成曰今令主祭祀者○王昭禹曰祭祀貴靜而肅大祭祀尤致嚴焉故令禁囂孔子於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亦所以戒囂也楚茨言君婦莫莫以言承祭祀者靜而不譁

軍旅田役令銜枚

鄭康成曰爲其言語以相誤○王昭禹曰軍旅田役大衆所聚惡譁而善靜故令啣枚大祭祀止於令禁無囂者承祭祀者不若軍旅田役之衆

禁囂音叫呼歎嗚於國中者行歌哭於國中之道者

劉執中曰聲微而衆曰囂聲大而惡曰囂聲高而緩曰呼聲怨而嗟曰歎聲悲而傷曰嗚聲過於樂曰歌聲過於哀曰哭○王昭禹曰人之樂不能不歌人之哀不能無哭聖

人曷嘗抑之使無歌哭哉於所居可也行而歌哭於國中之道爲其感動人心故禁之 ○鄭鍔曰亦禁其爲妖異之聲以惑衆耳

伊耆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鄭鍔曰先王篤養老之禮爲其氣體已衰年德彌尊設爲賜杖之制以優之自七十者杖於國至八十者杖於朝取伊耆息老之義以名官且取耆艾之義 ○陸氏曰禮記曰伊耆氏掌共王之齒杖以耆待杖然後安猶老物待蓍然後息也伊耆氏有功於耆老者也故後世以其官爲姓周又以其姓名官先儒爲其制鼓籥又始爲蜡於是以爲古王者號然隸首造數容成造曆蒼頡造書之類豈爲古王者哉伊耆氏實古王者之號周不宜列於嘯枚氏之後而以下士之官名之 ○黃氏曰刑官終於伊耆氏杖所以扶老者安之也道德之威中外肅穆而人各得長老慈幼所謂堯舜行德而民仁壽也

掌國之大祭祀共其杖咸

鄭康成曰咸讀爲函 ○王昭禹曰咸盛杖之器 ○鄭鍔曰杖之有咸猶節之有英蕩爾老臣雖杖於朝至於祭祀之時以敬爲主雖老而不敢杖伊耆氏共其函以盛之既事乃授之所以尊神也

軍旅授有爵者杖

黃氏曰有爵者皆有統率在軍見王見師宜當執杖今三衙兵官常朝亦執杖也 ○鄭鍔曰軍中以斧鉞爲威將帥所執爾若有爵者在其中既非杖鉞之將又匪將校之列宜有以表異之故授以杖見其爵位之尊 ○劉執中曰尊其爵以御衆不必老爲然古之杖皆授於君而有等制不可以私作矣

共王之齒杖

鄭鍔曰國老年齒已高在禮宜杖是之謂齒杖以齒論之雖可以杖必出於王之所賜然後杖伊耆氏之職則共之

於王而王用以賜也周家之杖有五十六十七十八十在鄉在家在國在朝之異此所共者其在朝在國者乎漢之哀帝賜孔光以靈壽杖其有周舊典歟

王昭禹曰軍旅授右爵者杖貴貴也共王之齒杖老老也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六十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六十七

大行人中大夫二人

唐氏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司儀行人之官必屬司寇此古者禮刑相表裏之意○陳及之曰大小行人司儀掌賓宜屬春官而乃屬秋官者以六服諸侯之朝貢王之所以撫存覲省巡守亦邦禁所係也

薛平仲曰五禮固不止於賓客而達於天下之相親者惟賓禮爲至是以掌禮之官必命曰行人因其事宜以致其小大之稱故廣行人以中大夫二人掌禮之綱小行人以下大夫四人掌禮之籍威儀煩縟屬之司儀小事纖悉達之行夫衛其行李以送道之責之環人及夫五服之外若蕃國之入見雖不能盡同於中國之禮先王待之又特建夫象胥之官無所往而不接於禮天下亦何事於刑禁之防哉

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

鄭鍔曰奉一人之命供行李之役以往來于諸侯之邦者行人也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則以別乎其小者也六服羣辟謂之大賓則外近乎蕃夷者其君謂之小賓矣諸侯之孤卿謂之大客其大夫士來謂之小客矣大宗伯曰以賓禮親邦國蓋等降浸邈人情隔踈待以賓客且有禮儀使歡欣交通乃所以親之也於賓曰禮於客曰儀禮本也儀末也語其體則曰禮見於揖遜周旋則曰儀行禮未嘗不見於威儀威儀未嘗不本於禮大賓爲尊故以禮言耳大客爲卑故以儀言耳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典命掌諸侯之五儀則諸侯之尊何嘗不貴於有儀乎小行人言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且言君之禮也臣之禮也諸侯之臣何嘗不貴於有禮乎其所以異言者別尊

甲耳

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毗志反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

賈氏曰此有考績之事故以王見諸侯爲文大宗伯無事相見故以諸侯見王爲文○鄭鍔曰王者之於諸侯當其朝覲宗遇之時凡天下之事無不與之圖非止春朝則圖之邦國之功無不比非止秋覲則比之天下之謨無不使之陳何止於夏宗諸侯之慮無不使之協何止於冬遇此蓋因四時之朝分四等之名因時以明義而已蓋一歲之計在於春春者始事之時也故春言圖事謂春爲造事之始耳秋者物成之時人之立事自春而圖之積功至秋亦可以成矣故秋言比功謂秋爲萬物之成耳夏者文明之時謨欲其明顯然著於耳目故取文明之時以陳之冬者

收藏之時慮欲其隱故取收藏之時以協之謨欲衆共知故言協王者因諸侯之來而屈禮以接之欲與之經營圖回者如此三時不言諸侯則省文於事與謨言天下則非一國之事一國之謀可知至於比功特言邦國協慮特言諸侯者校其功之高下非合衆國比之何以見其優劣若夫謀慮則恐諸侯之心不與天子協言諸侯者對天子之言也 ○易氏曰所謂春朝而圖事者若王制言諸侯之朝而考禮正刑是也然事作于先著功必成于後又於秋覲而比之所以察其禮刑之成二者見於春秋之時故因春朝秋覲之禮而行之所謂夏宗而陳謨者舜典言羣后之朝而曰敷奏以言是也然謨之見于外者慮必定於內又於冬遇而協之所以核其數秦之實二者見于冬夏之時故因夏宗冬遇之禮而行之 ○王昭禹曰先事後功功以成事故也先謨後慮終則有始故也獨春朝不言以者春爲朝禮之正非適爲圖事也

愚案朝於春而圖事以謹其事之肇端覲於秋以比功以述其功之告成二禮特重故序朝覲於夏宗之先宗

則名其禮之知所尊遇則名其禮之適相合非其所惡故夏宗有謨則陳無則已也冬遇慮垂則協否則已也故二禮不爲重王者將以順適諸侯之情不得不立爲四時之禮

黃氏曰諸侯平居無事之時王者於德意志慮則道之使知度量法則則諭之使同好惡已一於心用舍已一於事及其入王又會而圖之以施天下之政如此

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

鄭鍔曰四時之朝常朝也時會者其會有時非一定之時蓋諸侯有不奉王命而王將有征討之事於是時則會諸侯於國門之外殷同者其同甚衆非一國之至蓋天子於十二歲或未行巡守之事於是時則六服羣辟同見於天

子之朝○黃氏曰殷正也使天下同歸於正故謂之巡守殷國此二者非常朝也乃發四方之禁乃施天下之政各視其事之宜士師有五禁之法用以左右刑罰耳非所以爲四方之禁大司馬九伐之法以正邦國是謂四方之禁必以時會之時發之者蓋諸侯有馮弱犯寡賊賢害民等事不遵法禁王將有征討焉則會諸侯而發以示之使承命往伐茲其事之不常固有時而發矣地官有均齊天下之政然用於治內地爾非所以爲天下之政大司馬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是謂天下之政必於殷同之時施之者蓋諸侯有當各朝之年雖示之以政職未必信其爲均不均也於九畿並朝之年則合而爲一施布以命之使同見其所貢之等茲其政之無私故於同而施之也○黃氏曰禁繫之四方禮俗人情有不同不可得而一也刑律度量衡是也繫之天下四方內外不容其或異也政即協時月正日

易氏曰此六者即大宗伯所謂賓禮也大宗伯詳其賓禮之名大行人又以詳其會同之禮故於大行人言朝覲名者曲禮曰天子當依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此圖事陳謨皆所以責其始冬遇依秋此功協慮皆所以攷其終故曲禮言朝覲而經亦多以朝覲爲主至於會同之發禁施政又因朝覲之時而行其禮故經亦謂之大朝覲此朝覲宗遇之名雖異先王行禮之意一也

王氏詳說曰大宗伯大司馬法與大行人載此各相爲異同宗伯言朝覲之禮行人言朝覲之事至於司馬法謂春以禮朝諸侯圖同事夏以禮宗諸侯陳同謨覲遇會同亦如其說言朝而必言禮言事而必言同事蓋同者有同與不同之義焉此所以爲司馬法○愚按餘說見大宗伯

時聘以結諸侯之好呼報反殷覜通弔反以除邦國之慝

鄭鍔曰諸侯之事天子則有時聘殷覜之文大宗伯所謂時聘曰問殷覜曰視是也天子之於諸侯亦有以報其禮故此行時聘殷覜之禮以荅之但天子遣行人以往則曰結好除慝此所以不同也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矣王又以時遣人聘之春秋書天王使凡伯來聘[redacted]是也聘則有財以爲禮所以結好於諸侯先儒謂天子有事諸侯使大夫來聘親以禮見之遣之所以結其恩好考其文意似非是也諸侯於一服朝之歲皆使卿以聘禮來覜是也覜省視也王者省視其所爲慮其有相惡之慝慝者怨惡之匿乎心也積怨不除至於相吞滅者有之爲之講解使銷除焉合方氏所謂除其怨惡殆此類也先儒謂諸侯使卿來覜天子命以政禁除其惡行亦非也

黃氏曰鄭見宗伯序聘覜於朝覲宗遇會同之下故皆以爲王見諸侯之臣然大行人間問歸脤賀慶致禭與殷覜聯文不知何以分之又鄭注典瑞琬琰圭則曰王使之瑞節至此乃以爲王見諸侯之臣蓋自叛其說矣大抵存覜省聘問小行人所謂臣禮者存覜省王撫諸侯王臣行之聘問諸侯邦交諸侯之君行之諸侯固有當朝而偶有故不能朝者於經則有世子攝君之文未見諸侯使卿大夫聘王之名或君有故未有世子則如之何曰寧賜毋朝不使臣代其君禮也

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禭以補諸侯之哉

鄭康成曰此四者王使臣於諸侯之禮○鄭鍔曰諸侯之於天子有時聘之問天子間一歲亦一問之是謂間問蓋

諸侯之衆未必皆能通曉吾志之所在者間歲問之告之以言語書名使其心曉然知王朝之意下文所謂七歲諭言語九歲諭書名是也諸侯之於天子有致福之禮天子之祭亦歸之以胙是謂歸胙蓋諸侯以福致之王王祭畢亦取胙肉以歸之乃所以交其福凡此時聘殷覲間問歸賑固有一定之期若夫賀慶致禮遇時則舉初無常數之拘以物賀者曰賀與禮記賀娶妻之賀同以言慶者曰慶慶與左傳諸侯皆慶寡人之慶同所以贊其可喜也○鄭康成曰贊助也○王昭禹曰所以與之同其樂若夫禮諸侯之國爲災害所困則會財以與之以補其闕與孟子所謂補不足之補同○鄭康成曰致禮也補諸侯哉者若春秋澶淵之會謀歸宋財○王昭禹曰所以與之同其憂然大宗伯有禮禮以哀圍敗之言故學者專指圍敗爲說余以爲天災流行國家代有皆當賑恤之不特國爲人所圍敗然後會財以補之也大宗伯分而言之大行人合而言之

黃氏曰間問王自以日月閒踈恐情意隔絶則間遣使而諭之漢中山靖王來朝天子置酒聞樂聲而泣問其故具以吏所侵聞上乃厚諸侯之禮宗伯無間問朝覲宗遇會同歸賑賀慶致禮皆已見大行人又見宗伯典籍之所存也大行人上下所由以交際也故宗伯總其綱目大行人明其事義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矣大行人列於刑官之屬漢叔孫通所撰禮儀與録藏於理官固爲略知此意而本末不相副專欲倚法而行卒之法家不傳而臣民莫有言者

總論

王氏詳說曰宗伯賓禮皆言諸侯於天子之事不言天子於諸侯之事至於饗燕之親四方賑膳之親兄弟慶賀之

親異姓反見於嘉禮蓋賓禮爲諸侯而設嘉禮爲萬民而
設以諸侯歸脤慶賀之事與萬民同其禮所以正君臣之
分使諸侯不得與天子分庭抗禮也此周公制禮之深意
然宗伯以歸脤慶賀分同姓異姓而大行人槩以爲諸侯
蓋宗伯言其定制行人言其通用也不然齊爲異姓宰孔
何有加勞一級之語宋爲二王後皇武子何以有天子有
事膰焉之語乎況歸脤以交諸侯天子歸脤於諸侯諸侯
亦歸脤於天子都宗人謂致福於國者此也然則凡言諸
侯者不以同姓異姓爲義例也若夫致禬以補諸侯之哉
皆凶禮之五者是也凶禮荒禮弔禮禬禮恤
禮皆以哀爲文是同其事也可知鄭氏以致禬爲凶禮之
弔禮禬禮賈氏以致禬爲凶禮之弔禮鄭氏之意但謂弔
禮哀禍哉禬禮哀圍敗而此曰致禬補諸侯之哉也賈氏

之意謂禬禮用之於圍敗非用之於禍哉遂以此惟言弔
禮餘四者非行人之事也從鄭氏之說則一句不容有二
名從賈氏之說則二字不容合而爲一句二說皆失之嗟
乎春秋之時天子待諸侯之禮雖存諸侯待天子之禮已
廢書諸侯之朝于魯者三十有四而魯之朝于天子也不
過僖二十八年兩書公朝於王所而已初非來朝也書天
王之來聘於魯者有八來錫於魯者有三莊元文元成八來求於魯
者有二桓十九文九來歸脤於魯者有一定十四年初不聞魯之來聘來
錫來求來歸脤於天王也魯之懿親能秉周禮者且如此
他可知也

王昭禹曰朝覲宗遇會同六者諸侯致勤於王也時聘殷
見間問歸脤賀慶致禬六者王致愛於諸侯也諸侯以禮
致其勤王以仁致其愛

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

鄭康成曰九儀謂命者五公侯伯子男爵者四孤卿大夫士

鄭鍔曰有命本由有爵諸侯之命爲尊不止於爵而已故以命言有爵未嘗無命諸臣之命爲微命不足道也故以爵言典命言諸臣五等之命則諸臣未嘗不以命爲別書言列爵惟五則諸侯未嘗不以爵爲主此各因其盛者言之命言辨爵言等命之尊者以五以七以九爲節數至於繁則亂以辨爲言欲其數之有別也若夫爵則不然同爲士也而有小大次國之士同爲大夫也而有小大次國之大夫同爲孤卿也而有小大次國之孤卿此所以爲難齊是故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夫夫各因其國之小大以齊之不然小大無等待之之禮無時而可同矣

易氏曰爵命不同如此而蒞不同者而同之也命同於上公皆以九爲節命同於侯伯皆以七爲節命同於子男皆以五爲節以至爵同於孤卿大夫而有大國次國小國之異則皆以四爲節爵同於卿大夫而有大國次國小國之異命則亦各眡其命之數而爲節以此待賓客則大行人之所掌有定籍而其爵命之上下隆殺各當於禮而舉不敢踰其分其爲同也至矣

惟辨其命等其爵斯可得而同矣九儀以辨其君之命等廿臣之爵命同者其禮以命而同爵同者其禮以爵而同如是則內外其知禮之無二矣

王朝用之邦國不同何以使賓客之禮歸乎一哉

鄭鍔曰王朝之禮如此亦欲邦國知其如此苟

上公之禮

王氏曰三公八命出封加一等則謂之上公○鄭鍔曰周

封魯以上公之地是同姓之爲上公也建微子以爲上公又尊之辭

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寸者以桓楹爲飾繅藉九寸者所以藉玉○鄭康成曰繅藉以五采○以藉之章衣板若簀玉則以藉之賈氏曰執桓圭九寸者所以法之陽之極數過於九而必亢以九而止故上公法之圭之寸服之章常之斿樊纓之就車之乘介之人皆以九爲節所以法陽數之極以明人臣之位極於此矣

冕服九章建常九斿

鄭康成曰冕服者冕所服之衣九章者自山龍以下○鄭康成曰冕服龍之斿爾至於日月之常王所建也今鍔曰上公所建交龍之指畫日月者爲常總而言之凡爵曰建常者蓋別而言之凡旗皆可謂之常謂其常得而用之也○王氏曰謂之建常以象其道也非有取於日月爲常之義此所以稱王之所建者爲大常言大者以明於旗之中爲最大○鄭康成曰斿其屬幓垂者○賈氏曰爾雅云繸帛總練旒九正幅爲總謂旌旗之幅也其下屬斿故云屬總垂者也鄭鍔曰凡此皆諸侯命數所當用

樊音盤纓九就貳車九乘繩證反

鄭康成曰樊纓馬飾以罽飾之每一處五采備爲一就就成也貳副也○鄭鍔曰後乘之車

介九人禮九牢

鄭康成曰介輔己行禮者○王昭禹曰以相禮曰介以相賓曰儐介儐所以傳辭

九人者陳於大門外賓北面時介皆西北陳之○鄭鍔曰禮九牢以下則朝享之時王朝所以待之之禮也禮則掌客所言饔餼之大禮也三牲備爲一牢王朝禮賓之禮莫

盛於此然其禮常致於既朝享之後○賈氏曰饗食氣大禮朝享後乃陳於館今乃
敍於介九人之下爲非其敍蓋述禮者因其數之用九故
併列之耳○愚按餘說見後擯者五人
九十步
其朝位賓王之間九十步
鄭鍔曰凡諸侯之來朝春夏則受其贄於朝乃受其享於
廟所以象陰氣之收斂春夏之分也以明賓王秋冬之合也
以正君臣此言朝位賓王之間步數者指春夏之言也蓋
春夏於朝受贄王不迎賓已受贄訖乃受享於廟王於是
有迎賓之法其朝見之位分爲賓王相去九十步者王與
上公相遠之數○鄭康成曰朝位謂大門外賓下車及上車出迎所立處
易氏曰於是王行四十五步以近賓賓行四十五步以朝
王○陳君舉曰賓主立禮公九十步主人便合近前四十五步方相揖以下便降殺此意思極佳記曰朝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

夷王以下此漢儒之陋今不取之
立當車軹
鄭鍔曰惟其爲賓王故諸侯得用上服乘所得乘之車而
至及門下車當車軹而立軹車轂之末○賈氏曰車轅北面向在於車東東西相望當轂末車有二軹一是轂末一在軾前此謂轂末之軹
○鄭康成曰王始立大門內交擯三辭乃乘車而迎之齊立當軹侯伯立當疾子男立當衡王立當
僕爲之節上公立當軹與○賈氏曰王立當軹差約少向後爲尊故也
擯者五人
賈氏曰擯五人者大宗伯爲上擯小行人爲承擯喬夫爲末擯其餘二人是士也○鄭鍔曰前言介此言擯者賓自用人以輔己行禮則名曰介王朝用以相禮賓而進之者則名曰擯大宗伯王命諸侯則擯孔子謂君召使擯是也

廟中將幣三享

鄭康成曰廟受命祖之廟○鄭鍔曰既擯而入廟王受其享享享必用幣上公將送幣以享王其享也必至於三則禮成於三矣

鄭司農曰三享三獻也○鄭康成曰三享皆東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朝享不言朝者朝正禮不嫌有等也士儀曰奉國地所出重物而獻之明臣職也朝先

薛氏曰多儀不及物爲不成享此所以貴乎將幣恭敬者幣之未將君子不可以貨取此所以貴乎廟中也廟中者昭穆之所序祖考之所安諸侯於此以其物陳其幣蓋以王者之所以事祖考者事其君也其將幣不敢以受王也治官之尊者受之大宰贊王幣小宰凡受幣之事是也又以禮官之尊者受之小宗伯受其將幣之齎是也凟廟曰駿奔走在廟則朝諸侯而受享也○鄭鍔曰公侯伯子男所以將幣享王者同以三而成禮故皆曰將幣三享爲下之道不可以有二也

土禮再祼而酢

賈氏曰王禮者自是已下○鄭司農曰祼讀爲灌再飲公也而酢報飲王也○鄭鍔曰賓主之道報施爲先賓既致禮於主主當致禮於賓故受享已訖王乃禮賓其禮也再祼而酢祭祀之有祼酌鬱祼以求神也王之事賓如事神尊之之至故王既祼之后又祼之是爲再祼再祼之後賓乃酢王所以報王尊已之誠然康成說王使宗伯攝酌圭瓚而祼后又拜送爵又攝酌璋瓚而祼后又拜送爵以爲非王與后親爲之也嘗考小宰之職曰凡賓客贊祼謂贊王也若宗伯攝酌豈可以天官小宰贊之乎內宰之職曰凡賓客之祼獻瑤爵謂贊后也若宗伯攝酌何用內

宰以贊之乎康成之說蓋因大宗伯言大賓客則攝而載果遂失之耳大宗伯於王后不與之下而有是說此則王與上公分爲賓主親自迎之其禮如是其恭何獨於祼爲待賓之至乃使人攝行其禮乎康成誤矣

饗禮九獻食禮九舉

賈氏曰饗禮九獻謂後日王速賓賓來就廟中行享○鄭鍔曰饗禮者設盛禮以飲賓也有房烝以成其禮有體薦以示其儉有備物以象其德設几而不倚立飲也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樂非雅聲則不奏物非正色則不列所以定禮儀其禮則九獻蓋王酌獻賓賓酢主人主人酬賓之後更八獻而禮畢猶宗廟之九獻見其禮之至也

鄭司農曰舉舉樂也○鄭康成曰九舉舉牲體九飯也○鄭鍔曰食禮者大牢以食賓設酒不飲以食爲主也以樂侑食賓九舉牲體而九飯樂亦九奏也掌客云三饗三食三燕此言饗食而不及燕蓋饗食在廟燕在寢此方言朝享之禮賓主之儀在廟中之事故不及寢中之事蓋饗以酒爲禮食以食爲禮而燕則脫屨升堂坐飯至醉以示慈惠而已非朝享之正也

出入五積

鄭康成曰出入謂從來訖去也○鄭鍔曰出入從來有禾米芻薪以供其僕從車馬之費亦用牢禮以致之謂之積五十里有市市有積積言委積之多也賓自外而入謂始至也自內而出謂將歸也或來或去其積皆五以爲僕從車馬之費不可一日闕焉以五爲節天地之中數也○鄭康成曰每積有牢禮米禾芻薪○愚按賈氏說見掌客文

三問三勞

鄭鍔曰問者問其不恙勞者勞其勤苦以三爲節禮成於三也觀諸公之臣爲國客之禮出及中門之外有問君之禮曰君不恙乎問大夫曰二三子不恙乎則上公之來其問之也可知然諸臣所問問於既見之後此三問在三勞之上則不俟面見然後問也蓋間闊之久聞其來則使卿大夫致其問之之禮既問矣及境則一勞至遠郊則一勞至近郊則又一勞勞者勞其跋履山川行道之勞也○鄭康成曰問勞皆有禮以幣致之○賈氏曰三問者按司儀諸公相爲賓云王國五積三問皆三辭拜受皆旅擯夫問之亦有禮以致之所行三處亦當與三勞同處也三勞者按小行人逆勞於畿按覲禮云至於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注云郊謂近郊其遠郊勞無文但近郊與畿大小行人勞則遠郊勞亦使大行人也

總論

王氏詳說曰此一節皆言饗禮非朝禮也皆主在廟非主在朝也且朝禮皮弁此云冕覲禮云侯氏裨冕云在廟

覲天子是知非在朝也明矣朝禮乘墨車此云樊纓按覲禮云偏駕不入王門是知非在朝也明矣朝禮無下堂見諸侯之禮雖覲於廟亦無下堂見諸侯之理此云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七十步五十步按齊僕云朝覲宗遇饗食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是知非在朝也明矣且諸侯朝王始勞于畿使小行人往小行人之明文也三勞于近郊使王人往覲禮之明文也但勞于遠郊而禮無明文其亦使王人歟至於國天子館之前朝皆受命於朝前朝者即庫門外之外朝也以其右九棘爲五等諸侯之位耳惟朝禮則受贄於朝覲禮則受贄受享一皆於廟享之日次於朝覲之日也二鄭說此相爲異同然後鄭之說皆約儀禮而爲之說也按聘禮在大門外去門有立位陳介之所後鄭以朝位爲在大門外是約儀禮之聘禮而爲說也按聘

禮受朝聘於先君之祧後鄭以廟中將幣爲受命祖之廟
是亦約儀禮之聘禮而爲說也按覲禮行享皆有庭實後
鄭以三享爲東帛加璧庭實是約儀禮之覲禮而爲說也
按覲禮王使人皮弁用璧勞是問勞皆有幣矣後鄭以問
勞皆有禮以幣致之是約儀禮之覲禮而爲說也然三享
在祖廟饗食在禰廟燕在寢此言廟中是不及燕也雖不
及燕左傳云饗終乃燕燕可知矣饗五牢則饔餼九牢饗
四牢則饔餼七牢飧三牢則饔餼五牢此言禮九牢七牢
五牢是不及飧也雖不及飧掌客云積視飧牽曰問曰積
飧可知矣○易氏曰皮弁曰眡朝而已王藩曰裨冕以朝註謂公衮侯伯鷩子男
偏駕不入王門王門之外而已庭燎之詩曰君子至止鸞聲將將註謂君子諸侯將將
鸞鑣聲乃樊纓之制知此則知命圭五等以至繅藉冕服之三享皆朝禮也
曰朝覲宗遇享食皆乘金路其法儀各以其等爲車迭遝之節註謂迎賓及送相去遠
近之類知此則知朝位宿主之間步立之儀皆朝禮也上公之禮其位相去九十步侯
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後鄭雖不得其說此曰賓下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與若曹氏直
以爲在廟乃有此迎賓之法經既明言朝位則是外朝之位有此迎賓之法矣朝禮即

說然後於祖廟行受享之禮故將幣三享以至王禮之裸諸侯之酢又
至於享禮食禮皆廟中之禮此廟與朝禮其別如此豈可強爲之說

諸侯之禮執信音伸圭七十繅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斿樊
纓七就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朝位賓主之間七十步
鄭康成曰七章者自華蟲以下○鄭鍔曰信圭繅藉冕服
建常樊纓貳車介及牢禮賓主之步享食之禮在侯所當
用者以七爲節在王所以待之者亦以七爲節其視上公
降殺以兩而然也

立當前疾

鄭鍔曰其立則當前疾蓋又進而在軹之前也司農謂前
疾爲馹馬車轅前胡下垂柱地者蓋輈人之輈深四尺七
寸其軾前之曲中者名曰前疾進而立前疾則比之車軹
爲稍近矣

聘者四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祼而酢饗禮七獻食禮七

舉出入四積再問再勞

鄭康成曰禮侯伯一裸而酢者裸賓賓酢王而已后不裸也

鄭鍔曰擯者四人出入四積再問再勞皆視上公而減殺也

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

鄭鍔曰禮如諸侯所異執躬圭而已

諸子執穀璧五寸纁藉五寸冕服五章建常五斿樊纓五就貳車五乘介五人禮五牢朝位賓主之間五十步

鄭康成曰五章者自宗彝以下○鄭鍔曰穀璧繅藉冕服建常樊纓貳車介及牢禮賓主之步享食之禮在子所當用者皆以五爲節在王所以待之者亦以五爲節其視侯伯降殺以兩而然也

立當車衡

王昭禹曰車衡謂在軜下軛兩服之領前是也○鄭鍔曰公侯伯子男以臣事主其禮一耳今其待主之迎或立乎軜有止意或立乎前疾有速意或立乎車衡有平意卑者前而尊者後小者近而大者遠何耶蓋尊者大者其體隆故其文縟所以遲而後則其趨而進也舒而緩卑者小者其體卑故其文殺所以進而前則其趨而進也蹙以速

擯者三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裸不酢饗禮五獻食禮五舉出入三積壹問壹勞

鄭康成曰禮子男一裸不酢者裸賓而已不酢王也不酢之禮聘禮賓禮是與

總論

鄭鍔曰王於上公再裸而酢則王與后皆裸之於侯伯子

男則皆一裸蓋后不裸待之之禮不敢同於上公矣均於一裸幾乎無等故侯伯受一裸則不酢酢雖一也猶有賓主之禮不酢則非賓也此所以別小國之君不敢純以賓道自居但王禮之以爲賓而已王所以賓之者有大小國之異

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禮

鄭鍔曰諸男之禮皆與諸子同所以異者執蒲璧而已○劉執中曰其地等者其禮必同其命殊者其數亦異分六服所以齊其遠邇當朝者不敢不至矣封五等所以齊其大小當朝者不敢不行矣至於圭玉繅藉冕服旂常纓就車乘介牢朝位步立前後幣享等差裸酢獻舉積數問勞莫不爲之降殺一其禮儀者所以辨上下定諸侯之志能使人之安於其位樂於其職不敢僭上以作其好不敢陵下以作其威遵主之道以建其極凡長民者舉皆如是用中之道行乎四方矣

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

鄭康成曰此以君命來聘也○賈氏曰若行正聘則執璋圭璋八寸不得執皮帛也但侯伯以下臣無此更見法惟大國孤尊故天子別見之○易氏曰經言執皮帛者三大宗伯言孤執皮帛則天子之孤也典命言凡諸侯之適子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又言公之孤以皮帛眡小國之君此言大國之孤則爲上公之孤大國之孤執皮帛而上同乎天子之孤者天子六命之孤而執皮帛束帛而加之以虎皮也上公四命之孤而執皮帛束帛而加之以豹皮也若夫諸侯之適子未誓者以皮帛繼子男不純乎子男也以公之孤執皮帛繼小國之君亦不純乎小國之君也○

鄭鍔曰此等諸臣小爵以同其禮也大國之孤公之孤也所執者皮帛若以君命來聘其位在子男之後子男行朝覲之禮畢乃繼其後而進也典命云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言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也故言眡與此下文其他皆眡小國之君之意同此言進見天子之敘故言繼與典命言諸侯適子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之意同

出入三積不問壹勞朝位當車前不交擯廟中無相息亮反以酒禮之其他皆眡小國之君

鄭鍔曰出入之積問勞之禮視子男而降殺其朝位則當車前愈卑則進而近君也愈疊以速也其傳辭則不使介交于王之擯必親自對擯○王氏詳說曰即聘禮所謂賓來在末介下東面上擯亦至末擯下親相與言是也行聘享於廟之時亦不用相禮之人○王氏詳說曰即聘禮所謂儐者納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是也以其介西上而不東上故曰廟中無相王禮之一用酒而已不知鄭曾其他如貳

車及介牢禮賓主之間擯者祼酢享食之禮皆與子男同

○易氏曰昭二十三年叔孫姞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此所謂眡小國之君若也眡之爲言輕重不同皆倣其禮則不純乎小國之若明矣

八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

黃氏曰鄭謂此以君命來聘者非引聘義諸侯邦交之禮也孤卿大夫士從其君來朝當見入貢獻功以事特來亦當見孤視小國之君卿下其君二等即小行人禮籍也臣工諸侯來朝遣于廟之詩而曰嗟嗟臣工敬爾在公遣其意深矣

君而戒其臣古人之意深矣

鄭鍔曰凡諸侯之卿有公之卿有侯伯之卿有子男之卿同然王朝禮之也各視其國之君而或三命或再命之不同然王之步降二等也其餘各以其爵降二等謂介與朝位賓主之步降二等故曰皆如之公以焉若夫其下之士大夫又降其君二等故曰皆如之公以九其卿則降而以七其大夫士則降而以五以侯伯言之

侯伯以七其卿則降而以五其大夫士則降而以三以子男言之子男以五其卿則降而以三其大夫士則降而以一故聘義曰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正謂是也士雖無介與步數所降者牢禮之等也

王氏詳說曰臧宣叔有言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王制皆如臧宣叔所言但加一位字然臧宣叔言卿大夫而不言士王制言卿大夫而又言士所謂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是二家之言皆以次國小國之卿大夫士視大國而降一等二等也此言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及其大夫士者蓋以本國之卿大夫士視本國之君而各降二等正與聘義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同矣然大國之孤繼小國之君即子男是也子男以五爲節故凡禮皆五今上公之卿七介是孤爲降於卿矣曰此正周公制禮之深意也其曰孤執皮帛繼小國之君則小國之君受贄于朝而孤亦得受贄于朝卿雖七介但不過受享於廟則是天子待上國之孤其禮二而待上國之卿其禮一而已然舜典以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連文者直謂從諸侯而見天子耳非因聘而自見也宗伯所謂以禽作六贄者又直謂作之以等諸臣爾非因聘而得受之於朝也且諸侯之臣從其君以見天子得執其贄從其君以見外國之君亦得執其贄如定八年公會晉師於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執鴈是也若夫初仕見已君皆見以羔是也況大國之孤與次國之卿來聘其行享亦異其日如成三年臧宣叔之言以丙午盟晉

丁未盟衛是也

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又
[illegible]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壹見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
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
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
壹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壹見其貢
貨物

易氏曰邦畿言服内外大小之辨也周之邦畿即禹貢之甸服甸服即禹貢之侯服周之侯服即禹貢之男服采服即禹貢之綏服周之衛服蠻服即禹貢之要服○胡伸曰謂之要服者則羈之而已政不致其詳刑不致其嚴使無乖離散徙以爲中國害又曰要則約之而已非治之所及周之夷服鎮服即禹貢之荒服是禹貢之與周制其九州之地皆五千里無可疑者職方氏所載雖時有損益而皆不改乎禹貢之舊

孰謂其廣地於禹貢九州之外耶然而夷服鎮服不列於六服者以其爲禹貢之荒服非天子巡守之地然在九州之内則其待之也實與要服同其禮惟此六服朝畢十二年王乃巡守則是王巡守之禮止及六服故也

王昭禹曰書言五服一朝者以侯甸男采衛言之方是時限朝止於五服而已○陳君舉曰武成敘諸侯之助祭洛誥稱諸侯之來會止言五服又言六服承德者兼要服而言之蓋近中國之夷狄承德矣行人六服則要服非特承德又能入貢以來見焉則制禮以致太平此其極也

鄭鍔曰此言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要服來見之歲與所貢之物康成謂六服隨服來朝六年一遍孔安國據左傳歲聘以志業問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之文以爲諸侯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二年一

盟是周之正朝法其大行人依服數見者是諸侯遣使貢獻而見耳今考此文言歲一見二歲一見三歲一見則正言諸侯來朝之歲數大宗伯云春朝夏宗秋覲冬遇與夫時見殷見者皆言諸侯見王之名知此所言非揄遣使明矣諸儒所以紛紛者正以見而貢物疑之耳大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司會以九貢之法致邦國之財用王輅所以仰給者諸侯之貢爲多若一歲來者始貢祀物二歲來者始貢嬪物以至六歲來者始貢貨物則王朝所須無時而可具又況小行人令諸侯春入貢爲每歲之常安有始此之希闊乎先儒謂九州諸侯依服數來朝因有貢物與大宰九貢及小行人春入貢別彼二者是歲之常貢也叅以爲先王制貢之法初無異也顧讀經者不深考耳竊謂此行人言見與貢自是二事非聯之也侯服歲一見迤其所常貢則祀物甸服二歲一見也其所常貢則嬪物男服三歲一見也其所常貢則器物采服四歲一見也其所常貢則服物衛服五歲一見也其所常貢則材物朝見固有歲數之不同若貢物則是其服每歲之常安可以爲來朝始有貢乎見者自其君之親來貢則每歲或遣使而入耳說者合而爲一茲所以紛紛也侯貢祀甸貢嬪男貢器采貢服衛貢材要貢貨者亦以內外遠近爲之緩急輕重也內而近者宜貢其物之急而重者用物之尤急則欲其致之速凡重而大者取諸近則力所能致也故祀物嬪物器物使侯甸男貢之祀者奉祭祀之物包茅之屬是也○鄭康成曰犧牲之屬嬪則嬪婦所化治之物絲枲是也器則祭祀之器宗廟樽彝之類是也○王氏詳說曰鄭氏於九貢以器物爲銀鐵石器丹漆以此貢器物爲尊彝之屬何一事而可說蓋天官九貢歲之常貢也行人六貢因朝而貢也歲之貢不容得貢成器所以與因朝而貢異也古者天子班彝器於諸侯所以鎮撫其社稷也諸侯薦彝器於天子所以鎮撫其王室也昭十五年晉荀躒如

周籍談爲介以文伯宴樽以魯壺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是責其不能爲彝器也然則因朝而貢器物其彝器歟此鄭氏所以兩立其說其用急其物重責於內而近者宜矣外而遠方宜貢之緩而輕者用物之尤緩則不欲其致之速凡輕而小者取諸遠亦量其力之所能致也故服物材物貨物則使采衛要貢之服則織纊織縞之類材則珠象金玉之類○鄭康成曰材物八材也貨物則物之輕而可寶者龜貝之類其用緩其物輕責於外而遠者宜矣然九貢所致有幣貢有斿貢有物貢不見於此六服之外誰貢之哉蓋王所責於諸侯者惟服食器用之物而已若夫燕游之所須雜物之無名幣帛以將意皆不可立爲定名以責之也諸侯自有享上之誠欲自致于王則可也大宰言致亦使之自致耳此言貢使以爲歲事之常故所致之敘與此不同則知行人爲一定之制而大宰非一定之制矣○唐氏曰禹貢九州貢物各以其所有東西南北異處產物不同廣行人言土貢四面如一先儒不能明也而信之不知六服諸侯貢物凡有九貢廣行人姑整齊言之不復別某國貢某物也楚於周非侯服而包茅不入齊得以責之則祀貢不止於侯服行人之言蓋亦互見耳非以爲限也○黃氏曰九服職方已見此又見朝節貢物著於此違禮則刑不王則誅六官所以合治也

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

易氏曰夷鎮二服實在九州之內蓋先王以其荒遠非巡守所至使不列於六服鄭氏徒見此二服不列於六服遂槩以爲九州之外曰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也經止言蕃服鄭氏乃加之以夷鎮二服非也且弼成五服至于五千乃舜之十二州禹治水成功別爲九州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則亦九州內之五服在周則夷服蠻服以上是

也若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即周之所謂蕃服者當時雖不言所貢之遠物而言五長則有職必有貢故也至周人始詳其制天子巡守止於六服而夷鎮二服在九州之內則其朝貢繼於要服之後九州外之蕃國雖列於九服之末然世一見則不責以中國之禮各以其所貴寶爲贄則不強於中國之物如武王克殷而西旅貢獒肅謹氏貢其楛矢以其所貴寶爲贄也故明堂位朝諸侯于明堂而四夷皆在四門之外以成王之嗣位也世一見明矣○鄭康成曰九州之外其君皆子男也無朝貢之歲父死子立及嗣王即位乃一來耳各以其所貴寶爲贄則蕃國之君無執王瑞者是以謂其君爲小賓臣爲小客所貴寶見傳者若犬戎獻白狼白鹿是也其餘則周書王會備焉○鄭鍔曰贄與禽作六贄之贄同非常貢也

各以其所貴寶爲贄者詳於治內而略於治外也○唐氏曰夷服鎮服尚在九州之內行人不言者見贄與蕃國同也言蕃雖以面言五百里爲率通曰九州之外無道里之限矣

土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

鄭康成曰撫猶安也○鄭鍔曰諸侯事上既以盡其禮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凡以致其恩也故言撫撫必遣使自巡守之明歲爲首間一歲則覲之又間一歲則省之又間一歲則遣行人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脩法則然後王乃巡守不巡守則殷國皆所以撫之也○易氏曰撫諸侯而言邦國諸侯者非獨厚其君也凡先王所以推其德意於王室而不能守其政刑雖曰撫之非所以撫之也建君公后辟上以蕃王國下以輯百姓而已使其於百姓而不能歲徧存三歲徧覜五歲徧省

鄭康成曰歲者巡守之明歲以爲始也存覲省者王使臣於諸侯之禮所謂聞問也○王昭禹曰存者問而存之也○劉執中曰存問其安否覲者問而視之也○劉氏曰覲視其治効也省者巡而察之也○劉氏曰省察其風谷覲則詳於存省則詳於覲○鄭鍔曰愈久則愈致其勤此五歲聞問其名各異○黃氏曰存覲省其爲禮宜有不同時聘上已見此又出上舉其節此疏其當行之事歲月詳焉存覲省皆聞一歲侯國衆實二歲而徧也侯甸采衛皆然無降殺其惠均也存覲省五歲而周也

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

鄭康成曰屬猶聚自五歲之後遂聞歲徧省○鄭司農曰象胥譯官也○鄭康成曰胥讀爲諝謂王制曰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慾不同達其志通其慾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此官正爲象者周始有越裳重譯而來獻是因通言語之官爲象胥云諝謂象之有才知者○劉執中曰以其象胥屬王之象胥則言語可諭於其俗辭命可協於其民○鄭鍔曰

諭言語曉之使知○鄭康成曰辭命六辭之命○鄭鍔曰爲國之制必出辭命或以交鄰國慮其所作體制不同故協而合之○王昭禹曰賓主不交無辭不相接欲民之無相褻也協辭命所以使之交也○易氏曰通五方之言語合九等之辭命皆象胥之職○鄭康成曰瞽樂師○鄭鍔曰諸侯掌樂之官史大史小史○鄭鍔曰諸侯掌書之官之瞽史則六書可諭也而書名爲先六樂可聽而聲音爲本○鄭康成曰書名書之字也古曰名聘禮曰百名以上○易氏曰達六書之文察五音之和皆瞽史之職

鄭鍔曰自七歲而下皆可謂之省者不止於視之察之而已又有以教之焉惠其言語辭命之異也則會象胥以教告之惠其書名聲音之異也則會其瞽史以教告之惠其法度之廢壞而或變革也則遣行人往焉其省之也如是各有事焉不徒省爾○李嘉會曰必召象胥以諭言語協

辭令聚瞽史而諭書名聽聲音者無非通內外上下之情

而知其好惡嗜慾也

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脩濾則

鄭康成曰達同成脩皆齎其法式行至則齊等之也○王昭禹曰瑞六瑞也節六節也達瑞節所以達四方而交之○鄭鍔曰瑞者所執之玉有璧有圭節者所用之節有金有竹達之使無不通○鄭康成曰度丈尺也量豆區釜也

鄭鍔曰量有小大度有長短同之使無或異○鄭康成曰成平也○鄭鍔曰享禮之用牢或九或七或五恐其或異成之使彼此所用各適於平無有僭踰之過數器者○鄭康成曰銓衡也禮制之所寓名分之所等合方氏之所同者也恐其多寡小大之不齊於是一之以法則八法八則也法則者王朝所施於邦國都鄙而匡人之所達者也恐其久而或廢脩者治之也使數器之法復歸乎正無有廢壞之時

易氏曰至十有一歲然後爲之察諸侯之政刑瑞節見於小行人之官從而達之牢禮見於掌客之官從而成之法則正於匡人之官從而脩之度量數器一於合方氏之官從而同之凡此皆所以待王之巡守也○李嘉會曰王將巡守必告戒之於先苟或不然則幾於不戒視成謂之暴矣

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

鄭鍔曰至十二歲王乃巡其所守變禮易樂者可以知其畔革制度者可以知其逆或討或流於是行焉若或有故而不巡守則合天下諸侯皆來朝王於京師考其制度焉是謂殷國殷者衆也言命衆國而皆至也○呂氏曰巡守之禮此乃維持政治攝提人心聖人運量天下妙處大抵人心久則易散政治久則必有缺一次巡守又提攝整頓

一次此所以新新不已之意

王氏詳說曰書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此虞舜巡守之制也書與王制所載亦與此屬象日同律此夏商巡守之制也書與王制所載亦與此屬象胥瞽史達瑞節同度量等事無以異也但虞夏商待巡守而後行之周則已行而後巡守此所以十二歲而一巡守亦不爲踈也況周禮所言巡守必及殷國殷國者衆見曰同之謂也謂王不巡守耳按襄十三年鄭石臭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脩德而改卜是知王不巡守者亦爲卜征五年之不習其祥爾然則聖人以順動其可輕乎○楊氏曰虞舜之世其事簡其人寡其於巡守也兵衞少征求輕故行之五歲不爲數成周之世其事繁其人衆其於巡守也兵衞多征求重故

行之十二歲不爲踈○呂氏曰唐虞五歲一巡守周却十二年蓋周時文治已成禮文漸備所以十二年方舉巡守之事此是成王知時變識會通

凡諸侯之王事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賓而見之

賈氏曰王事謂諸侯朝王之事○鄭鍔曰左氏云宋公不王謂不朝王也朝王無非事者行人則辨其位如朝士所儀所謂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之等○賈氏曰謂見服旌旗貳車之類皆有等級所立之位○賈氏曰謂九十七十五十步之位正其等如司不齊進退失節則協其禮使相合如一○賈氏曰謂牢禮享燕積膳之禮然後賓而見之使得以進見乎天子

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之禮

鄭康成曰詔相左右教告之也○賈氏曰諸侯爲天子斬其哭位周旋擗踊進退皆有禮也

若有四方之大事則受其幣聽其辭

鄭康成曰四方大事謂國有兵寇諸侯來告急者禮動不虛皆有贊幣以崇敬受之以其事入告王也聘禮曰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易氏曰文二年秦伯使乞術聘魯且言將伐晉襄仲辭主客曰不腆幣器致諸執事以爲瑞節此用幣以告用兵之證諸侯相告如此而況告於天子乎然行人之官乃以此待小客蓋小客不交擯受其幣而聽其辭宜也此言大事則非小客不交擯之比鄭氏乃引聘禮曰若有言則束帛如享禮所謂有言者蓋因聘而有所請於王言則天子聽之束帛則天子受之非大行人所得而與若援此以證必加享禮則緩不及事大行人受其幣而聽其辭爲諸侯之告急者設也

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

王昭禹曰邦交謂鄰國之往來○賈氏曰聘禮云小聘曰問大聘使卿小聘使大夫也○鄭鍔曰問則問其不恙以言爲禮○王昭禹曰聘義云天子制諸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歲相問則比年之小聘也殷相聘則三年之大聘也大聘施於小聘之中歲故曰殷殷中也○黃氏曰殷亦爲衆○鄭鍔曰殷在二年五年之中聘則遺之以物以財爲禮也左氏昭九年傳子如齊殷聘禮也杜預曰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禮意久曠今脩盛禮也○鄭康成曰父死子立曰世凡君即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此皆所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必擇有道之國而就脩之○鄭鍔曰嗣君新即位則相朝所以繼好息民也文元年公孫敖如齊聘左氏以爲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脩舊好忠信理遜之道也成十八年公如晉朝嗣君也襄三年公如晉治朝也襄九年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左氏云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講事脩舊之大也

胡氏曰謂之殷則得中而不過謂之世則終諸侯之世而

一相朝其爲禮亦節矣周衰典制大壞或來朝而不報其禮或屢征而不納以歸無合於殷聘世朝之制矣

程伊川曰先儒有王臣無外交之說非也若天下有道諸侯順軌豈有內外之限其相交好乃常理也然不安官守而遠相朝無是道也周禮所謂世相朝謂鄰國耳

王氏詳說曰春秋之時晉叔向以爲明王之制間朝以講禮是三歲一朝也鄭子太叔又以爲五歲一朝然比之世相朝則與子太叔向之言異與叔向之言大異叔向爲晉地則欲諸侯朝數之數故以三歲爲言子太叔爲鄭地則欲諸侯朝數之疎故以五歲爲言其去周禮遠矣若夫禮記一家又自爲異同之說聘禮曰天子制王制與聘義戴記一諸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是以諸侯之自爲聘爲文也王制曰諸侯之於天子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五年一朝是以諸侯之朝聘天子爲文也聘禮之周禮之歲相問言三年大聘異於周禮之殷相聘蓋殷聘者謂久無事則行盛禮初無年歲之限如孟僖子如齊殷聘服氏以爲殷中也自襄之二十年叔老聘於齊至今二十一年故中行盛禮是知殷聘雖爲大聘然即非所謂三年也此聘義之所以與周禮異王制言小聘大聘其年數雖與聘義同然其意則與聘義異抑以聘義謂諸侯之相聘而王制謂諸侯之聘天子耳聘天子猶可也以五年而後一朝天子可乎使居衛服而五年一朝爲得禮矣若侯甸男采謂之得禮乎知此則知王制之三疑紀夫四代亦雜於春秋之制鄭氏以王制所言五年一朝爲晉文公霸時制雖未必然亦有所近似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六十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嚴周禮訂義卷第六十八

小行人下大夫四人

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

劉執中曰禮籍所以載五等諸侯及其孤卿上下大夫四等入覲之禮隨其爵命爲之降殺大行人用之以同邦國之禮者皆書于此籍也○鄭鍔曰賓客之來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固有籍以記之大行人掌其禮儀小行人掌其禮籍則案其名位尊卑之書以待之也掌禮儀尊者之事掌籍卑者之職此其官小大之別歟○易氏曰籍有在王官者在諸侯者周稱籍談曰昔吾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故曰籍氏諸侯自爲籍如此則掌之王官者爲可知小行人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蓋以王官所掌之籍而合諸侯所記之籍故曰協大行人以此待大賓大客小行人以此待四方使者職之相承如此○鄭康成曰使者諸侯之臣使來者也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

賈氏曰貢即大宰九貢○鄭康成曰功考績之功○鄭鍔

曰諸侯每歲有常貢必以春入則因四時之始以供王一歲之用也諸侯任事有成功必以秋獻則因萬物之成以明圖事之効也小行人令之使不爽春秋之期而已○黃氏曰諸侯春秋遣使貢獻是爲歲事故管仲曰若節春秋來承王命是也

愚案王者封建諸侯使之知有天子之尊者惟春秋貢獻不絕于王所而已入貢獻功此正是把握諸侯處令之以時受之必親公卿大夫皆不得與以見其在天子諸侯安敢不惟命是承既受之後王者乃眡國籍以還

其禮數

各以其國之籍禮之

王昭禹曰國有小大其禮有等差皆載之於籍也○王氏曰籍禮則掌以所禮之國名籍焉以爲故常左氏傳曰非禮也勿籍

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

鄭司農曰入王朝於王也故春秋傳曰宋公不王又曰諸侯有王

王昭禹曰諸侯之入王以其在道塗之勞則必有以勞之逆勞于畿始至而勞之於外也○鄭鍔曰掌其境之勞及郊勞眡館將幣爲承而擯

王氏詳說曰逆勞于畿小行人也及郊勞則非小行人蓋小行人於郊勞之時眡館而已賈氏謂勞于郊爲大行人事其說雖不見于經然亦有可采者案聘義言諸侯之禮云君使士迎於境大夫郊勞大夫尊於士則郊勞重於逆勞于畿矣案書傳略說云天子太子年十八稱孟侯孟侯者四方諸侯來迎于郊然世子郊勞夏法也周法則不使世子使人皮弁用璧勞鄭氏以爲近郊有遠郊勞覲禮云至於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鄭氏以爲近郊蓋近郊則用皮弁故也

言使人即王人王人即行人也賈氏謂近郊使大行人遠郊亦使大行人得矣○鄭鍔曰三勞之禮初至則逆于境及至近郊遠郊又有郊勞之禮致館於賓又有眡館之禮○黃氏曰環人舍則授館小行人眡之耳○易氏曰小行人至郊勞之時又先爲之眡館蓋賓至國天子館之前朝前朝者庫門外之朝右九棘之位也朝享之時則有將幣之禮皆王遣公卿以示其誠意之厚非小行人事小行人但爲承而擯蓋爲次擯而已承者繼之之辭有上擯矣○李嘉會曰大宗伯爲上擯此則承而繼其後也○黃氏曰承循奉也將幣擯者非一小行人既奉且賓之○易氏曰出接賓曰擯入詔禮曰相出入異辭也小行人既爲承擯矣而肆師又曰大朝覲佐擯此爲大朝覲設若常朝覲則小行人爲承擯而已

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

易氏曰大客謂諸侯之使者凡時聘殷覲皆於廟中行享禮擯而見之與諸侯同但旅擯不交擯耳交擯者傳辭於

未擯示不敢與天子抗諸侯之禮若旅擯者王使人與之言其享禮皆有圭璋受幣聽辭天子也非行人也若小客則蕃國使者不可直達於天子故行人爲之受其幣聽其辭○鄭鍔曰若諸侯遣臣而來大國之臣非已所得專必擯之而見王使自言其所圖之事若小國之臣來則爵位卑矣受其幣而聽其辭可也○鄭康成曰受其幣者受之以告其所爲來之事○黃氏曰此以事持來者也王有見有不見與朝享不同

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覜省聘問臣之禮也

鄭康成曰適之也協合也○易氏說協字見前禮篇下○鄭鍔曰五等之侯四等之臣皆以時入王朝爲賓客者也衆國不一則其禮或不協小行人又掌爲使而之適于四方先協而同之使彼知夫朝覲宗遇會同爲君禮存覜省聘問爲臣禮俾其

習之有素行之有常其君所行不下迫於臣其臣所行不上僭於君則名分明而禮典正矣

黃氏曰朝覲宗遇會同諸侯所以尊天子也而通乎兩君之相朝是則皆君禮也存覜省天子所以撫諸侯也聘問邦交歲相問殷相聘也是則皆臣禮也此見于經經無其文注疏家自以意言者多誤

達天下之六節

鄭康成曰此謂邦國之節也達之者使四方亦皆齎法式以齊等之○鄭鍔曰掌節言八節此言六節何也蓋八節有王有角有虎有龍有人有旌有符有管此言虎節人節龍節皆用金則與掌節之文同言旌節言符節言璽節不言用竹則與掌節之文異蓋彼言所守以爲用則制度之所自出此則主於達之天下使無不通而已

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爲之道路用

注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爲之

項氏曰達節則齎六節之法往四方齊等之使皆有定式可以通達○鄭康成曰諸侯使臣行覜聘則以金節授之以爲行道之信虎人龍者自其國象○王氏詳說曰天子使者聘於天子其爲節則一而已此虎節龍節人節之所以不同○王氏曰王節守邦國非其所達

鄭康成曰凡邦國之民遠出至他邦之民來入由國門者門人爲之節由關者關人爲之節其以徵令及家徙鄉遂大夫及采地吏爲之節皆使人執節將之以達之亦有期以反節○王氏詳說曰天子王畿之道路門關與諸侯之道路門關則一而已此旌節符節之所以同○薛氏曰析木爲符全木爲管○王氏詳說曰王畿有都鄙邦國亦有都鄙王畿都鄙天子公卿所食之采地也邦國都鄙諸侯

之卿大夫所食采地也如左氏所謂凡邑有先君之主曰都與夫西鄙北鄙是也○鄭鍔曰掌節言守都鄙之角節守則制度不可變行人言達都鄙之管節達則無所不通○薛氏曰天子公卿大夫之采地用角節所以殺於天子之臣諸侯之孤卿大夫之采地用管節所以優於諸侯之臣貨賄用璽節門關用符節此無璽節○薛氏曰小行人之六節自謂此所以不言璽節司關言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門市節既相聯則同用符節可知矣

鄭鍔曰凡此六節者有國者君道欲其守而不變故用金無失節而已故以竹為之道路門關都鄙皆臣道欲其有自然之節故用竹○王氏曰此惟上所制期達之者欲通天下而無不用也

王氏曰邦節先門關後道路則以自內達外言之節先道路後門關則以自外達內言之

成六瑞王用瑱音鎮圭公用桓圭侯用信音伸圭伯用躬圭子用

穀璧男用蒲璧

鄭康成曰成平也瑞信也皆朝見所執以爲信○王昭禹曰以質言之謂之玉以形言之謂之器以合驗言之謂之瑞上有以合驗乎下下有以合驗乎上則瑞成矣○鄭鍔曰六瑞者王與五等之君所執之圭璧以爲合符之驗是故以瑞名之使均用以爲驗是之謂成成如成牢禮之成亦彼此皆用而終始無虧也○王昭禹曰大宗伯制其度數故皆言執行人奉其成事故皆言用執之以成禮用之以合符行禮者事之大合符者事之小此其辨也

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

鄭康成曰合同也六幣所以享也○賈氏曰對上文六者是朝時所用也此六者之中有圭以馬璋以皮二者本非

幣云六幣者二者雖非幣帛以用之當幣處故總號爲幣
○鄭鍔曰幣所以將其禮王所以彰其德有是德故有是
幣然後足以見其誠圭也璋也與夫璧琮琥璜皆王也所
以比德焉也皮也與夫帛錦繡黼皆物也所以行禮用之
之際各欲相協然後有以明其物各有所宜也用王比所
尊者之德用物以示在我之誠合者兩兩相配之義其合
之也各有義存焉圭者東方之王帝出乎震陽氣用事物
於是生故有君德之用者宜享以圭必用馬以合之蓋乾
爲馬而震爲善鳴之馬坎爲美脊之馬皆陽之象也馬象
陽之剛有行地無疆之材足以配乎君德之用也（易氏曰方有始事之義而馬爲天駟爲辰次之始亦東方之象故合圭以馬）璋者禮南方之王萬物相見文明著見之地故有文德之著者宜享以璋必用皮以合之蓋皮者虎豹之皮也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君子豹變其文蔚

也皆文之生乎自然者也是以配乎文德之著也（易氏曰方者也有欽飾之義而皮用虎豹有自然之飾亦南方之象故合璋以皮）璧者禮天之王天辟乎上萬物無以稱其德故用圜王以象其體而已象其體而無琢削之文者事之以質也故有天德而尚質者斯享以璧必用帛以合之蓋帛者純素之物不如繢繡之巧而其體則純乎質足以配乎有天德而尚質者也琮者禮地之王地之道合六子之功而成之故爲物之所宗刻其王而八方之見其總衆功而皆成也故有地德而可宗者斯享以琮必用錦以合之蓋錦者兼衆體然後成集衆美然後就足以配乎地德之大成者也（易氏曰琮用於地而地事尚文錦爲華麗之物亦以文爲貴故合琮以錦）琥者禮西方之王物至秋則摯斂陰功於此而備西方爲肅殺之義惟殺故能有威故其德至於有威者所享以琥必用繡以合之蓋畫繢之事雜五色而繡爲五采之備繢上而繡下

號爲陰功之全足以配乎威德之兼備也（易氏曰琥用於西方之繡則有物成之象故合琥以綉　璜者禮北方之玉物至冬則歸根復命萬物於此而辨北方爲天事之武惟辨故能有斷故德能有斷者斯享以璜必用黼以合之蓋黼爲斧形王位黼依王巾皆曰璜北方所用也陰陽之消莫斷於此故合以黼以白與黑謂之黼故也）小行人用此以和合乎諸侯交好之故蓋情不可見因物而見物既有以彰其德又有以行其禮則歡欣交愛之情備形於此（王昭禹曰凡此六幣皆諸侯以享之好以其有以因其事而來則謂之故行人爲使之不乘而已）

鄭鍔曰六幣皆以和諸侯之好其用幣未嘗無辨故圭璋璧琮琥璜者五等諸侯用之玉人之事者二王之後用之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又曰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又曰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典瑞又曰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覜聘享天子者九寸不瑑享夫人者八寸必瑑皆諸侯所躬行享禮之物也圭璋璧琮俱同於八寸而皆瑑者遣卿大夫覜聘所用之物也二王之後尊而不臣故享用圭璋記曰圭璋特唯有皮馬無束帛可知故曰特特者尊之也以禮天之序觀之則圭璋宜在璧琮之下今列於璧琮之上則其尊可知尊而特之則非五等之臣所用可知若夫五等之侯則聘天子用圭而享天子用璧聘夫人用璋而享后用琮王人但言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而知享后用琮者琮以象地非享天子之玉故也其爲國客自相享則享國君以璧享夫人以琮王人但言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而知享國君用璧者蓋觀用琮以享夫人則知其必用璧以享君舉卑以見尊之義也諸侯自相享所用如此則二王後用以享諸侯者亦如

此也所用圭璋者特享天子則用之耳若夫琥璜則子男享諸侯所用也（皮馬不上堂故圭璋言特記曰圭璋特達德也又曰束帛加璧尊德也以至琮之於錦琥之於繡璜則施之於帛錦繡也圭以馬璋以皮則相朝用璧琮則典瑞言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再就以覜聘則諸侯固得而通用之矣如又曰子男於諸侯享用琥璜則聘享之禮未有專言琥璜者惟禮器曰琥璜爵又非子男所得專用以爲享者也要之合六幣之說即庭實之事諸侯用之以享天子亦用之以自相享之禮聘以爵命爲之降殺則不可知以典瑞及玉人無明文不可臆說也）何以知一以侯伯所用知之也侯伯執圭者也其相享以璧琮則下其瑞一等矣子男執璧蒯享諸侯亦以璧則爲不下其瑞以此知其用琥璜也知其不用琥璜以享天子者蓋五等諸侯通用璧琮以享王與后故也馬所以貴於皮而配圭者以太王事狄觀之先事之以皮帛乃事之以犬馬乃事之以珠玉則馬貴於皮矣聘禮言三享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奉束帛匹馬車上九馬隨之中庭西上則用馬可知服不氏言賓客之事則抗皮儀禮言賓入門揖遜升致命張皮則用皮可知帛所以貴於錦而配璧者以昏禮觀之納徵以束帛享贈送者以束錦以聘禮觀之享君夫人以束帛覿以束錦上大夫與下大夫致賓介饔餼皆以束帛賓介儐之束錦以食禮觀之君侑幣以束帛大夫相食以束錦則帛貴於錦矣繡所以貴於黼而配琥者以畫繪之事觀之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而五采備乃爲繡白與黑二色乃爲黼則繡之功多於黼也繡使人見之有肅心焉而黼特以斧形爲之以示斷此繡之所以貴於黼歟其天子酬諸侯則用琥璜知其爲酬諸侯之幣者以禮記曰琥璜爵琥璜非爵名而云琥璜爵明以送爵也謂享時酬賓以琥璜將幣耳此所合之王與大宗伯祭天地四方之序不同蓋彼所以禮神禮神者必象其類此言用以和好比其德而用其禮所用者有尊卑差等也○

黃氏曰圭馬璋皮璧帛琮錦琥繡璜黼幣之合也行禮必有物以將之而皆有常過則侈不及則陋失禮相責望間隙生而其好隳矣故司儀曰凡諸侯之邦交各稱其邦而爲之幣以其幣爲之禮是也小行人合之以定其則注疏引聘禮享君以璧享夫人以琮又引覲禮享天子束帛加璧皆有據但禮逸已多以其一而通其餘頗爲牽合如所謂二王後用圭璋唯有皮馬無束帛二王自相享退用琥璜子男自有相享退用璋璧琮子男自有相享退用琥璜皆斷闕不完難信

總論

劉氏曰九儀既正乃達六節以爲門關之符乃成六瑞以通朝見之信乃合六幣以致摯享之誠然後禮樂行焉燕享舉焉諸侯之和好出焉若國札喪則令賙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若國師役則令槁告反　禬之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若國有禍哉則令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

王昭禹曰病疾爲札札而死曰喪札喪則在所賙補以利傳之謂之賙助其不足謂之補○賈氏曰案宗伯云以喪禮哀死亡此云國札喪則令賙補之彼據弔葬致哀此據設財物補其不足也穀不熟爲凶凶甚而爲荒凶荒則在所賙委以利周之謂之賙以聚與之謂之委○賈氏曰宗伯云荒禮哀凶札此損此謂令他人以財委之有兵寇則謂之師會衆以興功則謂之役師役則在所槁禬槁其勞而稾之則謂之槁○鄭司農曰師役若國有兵寇以賈病者也使鄰國合會財貨以與之春秋定五年夏歸粟於蔡是也宗伯職曰以禬禮哀圍敗○賈氏曰嘉禮歸脤歸胙皆當國自行非相交通之物禍哉則在所慶賀大宗伯所謂以慶賀之○王昭禹曰福事則在所慶賀大宗伯所謂以慶賀之禮親異姓之國是也○賈氏曰嘉禮主於法也嘉禮六此惟言慶賀者飲食冠昏賓射享燕之法通志堂

也（鄭康成曰禍哉謂水火）○賈氏曰吉禮軍禮賓禮並不言者天子頒之非通行之事也

李嘉會曰凡此五物者大宗伯雖已具是法小行人則令行是法諸侯不得自相往來小行人所以令之

王昭禹曰先王之於諸侯分土而與之守則尺地莫非吾土分民而與之治則一民莫非吾民使之守吾土必與之同保其土使之治吾民必與之同安其民則治雖有遠近勢雖有內外而利害休戚實吾一家此賻補賙委槁禬慶賀哀弔之禮所以掌於行人之官凡以治其事故而已所作謂之事所逢謂之故札喪凶荒禍哉則出於所逢者也師役福事或出於所作焉（鄭鍔曰上云六物指六幣之物此云五物指賻補賙委等之物行人用六物以和諸侯之好正為比賻補賙委等之五物而已不然遇此五物但坐視而不以為意不治其事故何以謂之和諸侯之好哉賻補以財賙委以粟槁禬以寓勞之禮慶賀以賀美之言哀弔以憫恤之情皆用物焉凡以治其事故而已治也者言致力以助之之義也○貴氏曰不曰治其事故而已必曰治其事故而使齊焉濡洇之會無歸下本春

秋尤之宗伯大行人慶賀槁禬天子之於諸侯者已見

及其萬民之利害為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為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犯令者為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為一書其康樂（音洛）和親安平為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

賈氏曰此總陳小行人使適四方所採風俗善惡之事各條錄別為一書以報上也此五者上二條條別善惡俱有故利害逆順並言其悖逆一條專陳姦寇之事其札喪一條專陳凶禍之事其康樂一條專陳安泰之事○鄭鍔曰職方掌天下之圖以周知其利害其知也以圖此則載之以書案圖所以知其形案書所以知其事也禮俗也政事也教治也刑禁也諸侯之所行者或有逆順謂於王國之法或從或違也不為一書無以知其叛服之事悖逆也

暴亂也作慝也犯令也過惡之已著也不爲一書無以知罪惡之輕重猶圖也謂將有犯令之謀也然猶有二義已如此而猶如此也曾犯令矣今猶犯令焉與圖謀之義不同札喪也凶荒也厄貧也諸侯所遭之故也不爲一書無以知遠民之憂也康樂謂民之樂和親謂鄰國之交歡安平謂其國之寧靜不爲一書無以知侯國之治○李嘉會曰反命于王既已周知天下之故王必有以處此矣○易氏曰上經以其五物治其事故謂其事皆有故也從其故而治之則五者之事無不舉此特言周知天下之故則非若上五物之有事可治也從其本焉者治之而已五物者爲故雖不同而其本皆在乎民（李嘉會曰故者必求其源委而知其所以然也）

鄭鍔曰大司徒土會之五物則以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言之保章氏救政之五物則以天星星土十二歲五雲

十二風言之此以賻補賙委槁禬慶賀哀弔爲五物又以五書爲五物蓋不麗於物者無方無體不可得而執據是之謂道若夫可以操執而見於用事則可名以物一也故皆謂之五物

司儀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

掌九儀之賓客擯相去聲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

賈氏曰九儀即大行人九儀○鄭鍔曰人道之交貴乎有禮行禮之際貴乎有儀儀者俯仰揖遜進退周旋之容也保氏教國子以六儀二曰賓客之容正謂是儀耳○李嘉會曰儀者禮文也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雖夫子亦從周之文則知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於儀文尤急故曰周尚文此儀既設人情委曲行乎揖遜儀容之節自然有士君子之行司儀之職特司之而已

鄭康成曰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曰相○賈氏曰擯即下文交擯者相曰曰擯司相者擯在門外主接賓也相在廟中輔行禮也○王昭禹曰公侯伯子男之爲賓孤卿大夫士之爲客大行人則辨其命等其爵而待之以禮司儀則掌其擯相之禮而已○鄭康成曰以詔者以禮告王○鄭鍔曰行禮之際司儀掌擯相之禮以詔王儀容辭令揖遜之節使動容中禮爲盛德之至儀容以形貌言辭令以出語言揖遜以交接言

總論

孫氏曰所謂賓客者非列國之君即其卿大夫也彼皆來享來王於我者而先王與之講賓客之禮若敵己然自今觀六服之君各以歲時赴朝覲宗遇之會而陪臣將命入貢獻功幾無虛日委積餼牽以待之郊勞燕饗以寵之送逆必於其疆而不憚其煩存頻必以其時而不厭於數先

王之治天下國家豈無急政要務而且費國力於此哉水心曰學者徒謂其揖遜周旋之美不知周召經紀天下精神會聚於此參以詩書所紀則唐虞三代之爲國家豈有毫髮不盡於人心者哉蓋其得之未嘗以智力其守之未嘗不以禮義此意至周衰惟管仲知之故其言曰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孔子謂管仲身不由禮則禮不能行於天下故謂之小器孟子攻之不詳因亦併廢管仲或未之思也

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

鄭康成曰合諸侯謂有事而會也○王氏詳說曰古者天子巡守諸侯入朝一皆爲壇於國門之外加方明焉天子祀之蓋以爲盟尸也方明之制覲禮云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青南赤西白北黑上元下黃設六玉上圭下

璧東圭南璋西琥北璜然不用蒼璧黃琮者以祀日月之神爲主耳典瑞云圭璧以祀日月是也案覲禮爲壇各因其方春則帥諸侯朝日於東郊爲壇於國東夏秋冬亦如其方是覲禮之有壇也案朝事儀天子冕而執鎮圭搢大圭帥諸侯朝日於東郊退而朝諸侯是朝禮之有壇也此云合諸侯者謂大會同耳巡守之制亦如其會同但會同爲壇於國門之外而巡守爲壇於方岳之下耳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此壇之所作也其制爲壇三成即覲禮所謂深四尺者是也蓋從下向上爲深發地一尺上有三成則總四尺矣（鄭司農曰三成三重也爾雅曰山一成爲敦丘再成爲陶丘三成爲昆侖丘謂三重○賈氏曰令爲壇三成者謂令封人爲壇三成○王氏曰爲壇三成則爲王等爲所謂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是也）宮旁一門即覲禮所謂宮方三百步四門是也蓋壝土爲壇壇外爲宮每旁一門則四門矣（鄭○鍔曰王之所處則四方諸侯各以其方而入亦謂四門之意也）朝覲皆有壇而此言於合諸侯者蓋合諸侯之壇則未入境爲壝而無宮亦無尺數惟其比而已此聘禮所謂入境一肆爲壝無宮者是已春秋之時合諸侯之禮不在天子而在諸侯昭四年楚子合諸侯于申而椒舉引六王二公之事以爲證其僭甚矣爲壇之禮不朝於天子而朝於諸侯襄二十八年鄭伯如楚舍不爲壇而子產以爲大適小則爲壇有五美焉是用作壇以昭其功小適大有五惡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是知春秋諸侯之壇又非祀方明之壇比也但春秋諸侯作壇以爲舍而已其去司儀之禮意愈遠矣故杜氏注云諸侯至敵國郊除地封土爲壇以受郊勞

訥王儀南鄉見諸侯上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

鄭康成曰王既祀方明諸侯上介皆奉其君之旅置于宮

乃詔王升壇諸侯皆就其旅而立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賈氏曰皆明堂位周公朝諸侯之禮）○黃氏曰所謂覲禮不下堂而見諸侯蓋此時也諸侯旅見不為賓主春秋傳曰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可見於此鄭謂四時之朝皆如是則不然今覲禮自天子為宮以前皆秋覲也無禮山川丘陵事又鄭言既祀方明王升壇見諸侯亦與覲禮不同疏家謂王降壇揖諸侯尤誤（覲禮自至郊王使人用璧勞秋覲也自考侯覲于天子為宮時會殷同也鄭注亦然）○賈氏曰詔告也謂諸侯各就位立王在壇亦立司儀乃告王降壇南面見諸侯乃揖之（○鄭鍔曰乃若王則無時而不南鄉）○鄭康成曰王揖之者定其位也庶姓無親也土揖推手小下之也異姓昏姻也時揖平推手也天揖推手小舉之（○李嘉會曰上揖不舉手起就地揖之時揖則略舉手起而後至地天揖則高揭手起而後至地○王昭禹曰庶姓諸侯異姓同姓則王之親也異姓親於庶姓同姓親於異姓故其揖之儀有隆殺如此）○鄭鍔曰諸侯之中有庶姓有異姓有同姓王揖之之儀欲適中故有土揖時揖天揖之殊土揖者猶今人俯而致恭其手至地也時揖者不高不下適乎中正如天道之運平分而為四時也天揖者天位乎上舉手揖之舉而上也土揖者卑而致恭也時揖者得禮之中天揖者尊而不屈也（○劉執中曰土揖庶姓致恭于賢也時揖異姓乎見姻親也天揖同姓覆庇其宗也土所以養育之時所以生成之天所以蓋冒之王者接下思恭禮一而已今於庶姓則土揖而俯身於異姓則時揖而直身同姓則天揖而仰其身揖以成禮而有三等之殊恐非待下之道先儒謂此司儀詔王降壇揖諸侯直據揖之儀容從下至高耳由此言之三成之壇三姓之位而有王三揖之殊殆因壇之高下而為此上下之節歟司士治朝之儀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者待羣臣之禮也此則待諸

侯於壇坫之上各辨其等故與之異也

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

鄭康成曰謂執玉而前見於王也擯之各以其禮者謂擯公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上等中等下等者所謂真王處也壇三成深四尺則一等一尺也壇十有二尋方九十六尺每等丈二尺墽○賈氏曰上二丈四尺為堂王立之處并祀方明之所○王氏詳說曰每等兩廂各丈二尺以為諸侯真王之所共九十六尺矣

十六尺則堂上二丈四尺每等丈二尺墽○賈氏曰公真王於上等降拜於中等三於下等降拜於地及升成拜皆於真王之處

拜明臣禮也既乃升堂授王王氏詳說曰此行朝禮鄭以執玉前見王是也觀禮四傳擯益王升侯伯真王於中等降拜於下等子男真主故曰及其擯之及及此時也司儀掌九儀賓客擯相之禮蓋不獨指合合諸侯時當時在國朝享禮食通掌之大行人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七十步五十步擯者五人四人三人是為上中下等

鄭言壇之真王處非

王氏詳說曰此以爵之尊卑而為之等殺也會同受贄受享一皆於壇○黃氏曰此行朝禮鄭以執玉前見王是也觀禮四傳擯益王升壇諸侯位在壇下王擯四方傳擯無所將為也此則各有擯為賓主故曰及其擯之及及此時也司儀掌九儀賓客擯相之禮蓋不獨指合合諸侯時當時在國朝享禮食通掌之大行人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七十步五十步擯者五人四人三人是為上中下等

鄭言壇之真王處非

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

鄭康成曰將幣享也○鄭鍔曰既真王則拜而獻其國之所有以為幣其禮亦各於其等故曰亦如之已將幣則王裸以鬱鬯其禮之亦各於其等故曰亦如之○黃氏曰三酢不酢已見大行人大行人掌其禮籍司儀掌擯相以詔儀容辭令揖遜之節而已亦如之言擯者各以其禮亦如上三等也鄭言將幣三等亦謂壇三成恐非疏家遂證成之將幣當時在廟此所謂壇遺宮也始合升壇見諸侯謂之覲遂行朝享之禮雖其詳不可攷至若因壇三成為三等則必不然當時在廟其禮亦三等

王燕則諸侯毛

鄭鍔曰朝享已畢王燕之乎上所以明貴老之禮朝禮尊尊行人言享禮會禮而不及燕此特言燕者蓋國之正禮有享有食則有燕可知此則會於國外之寢以示恩也燕禮親親上齒而言毛者血氣衰則毛髮變貴老之禮宜以齒為高下今以燕而尚恩故唯以老而髮變之異者為上人亦有早衰而髮先白者

亦有年高而髮尚黑者若只取其毛髮之變者而尊之則早衰而髮白年尚未及者或在年長者之上矣余以爲諸侯之毛亦以齒爲上

黃氏曰當諸侯之入王爲之朝禮而貴貴之敎寓焉爲之燕禮而老老之敎寓焉其朝也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各以其禮擯之貴貴也其燕也公三燕侯伯再燕子男一燕各以其齒坐之老老也貴貴者禮也老老者仁也賢賢者義也爵也齒也德也同爲天下之達尊而仁於天下也尤不可食頃廢焉故四代之燕或貴爵或貴親或貴德或貴齒或貴親各從其所貴而加之然不以爵之尊卑德之小大爲之序者序齒而已尚齒仁也尚老又其仁之至也

凡諸公相爲賓

鄭鍔曰此記諸侯國之禮儀也諸公相爲賓客者謂其爵同爲公者相與交際而爲賓主也

主國五積音漬三問皆三辭拜受皆旅擯再勞三辭三揖登拜受拜送

鄭鍔曰積以供其費用其數五○鄭康成曰賓所停止則積○賈氏曰積若遣人一云五十里有市市有積是也問以問其閒闊其數三此二禮皆三辭○易氏曰不敢當也○鄭康成曰辭其以禮來於外也然後拜受飲其供給之惠與飲其問訊之禮○鄭康成曰積問不登堂也○鄭康成曰旅讀爲鴻臚之臚臚陳之也賓之介九人使者七人皆陳擯位不傳辭也賓之上介出請使者則前對位皆當其末擯焉○賈氏曰先鄭以旅擯與交擯同之後鄭不從旨此臣介不傳辭命交則一往一來傳辭也○鄭鍔曰致積致問之際賓主皆旅擯之禮旅禮云旅擯下文王君郊勞交擯三辭明其別旅直陳擯擯者不上下相傳直賓及上擯相對而語不交擯也兩君相見則交擯此方使卿大夫致之臣道卑直對之可也○

賈氏曰再勞者一勞在境一勞在遠郊皆使卿其近郊勞當主君親爲之也○王氏詳說曰諸侯於天子畿大行人勞于境勞與遠郊勞使卿近郊則主君也案此司儀先三問再勞然後禮之以主君郊勞是已然鄭氏必知其再勞使卿者以聘禮遣卿行勞禮勞皆以卿則勞君以卿也明矣此勞之所以少異○鄭鍔曰或使卿或使人夫皆三辭者辭其勞也於遠不敢當也　鄭康成曰三揖謂庭中時也

○鄭鍔曰三揖者入門揖當曲揖當碑揖也登堂也拜受受其勞也○李嘉會曰再勞必有再拜於堂而登受之拜送送其使還也○王昭禹曰勞禮非特拜受而已於使臣之旋也又從而拜送之○易氏曰重主君之命○鄭康成曰此從來至去之數如此

主君郊勞交擯三辭車逆拜辱三揖三辭拜受車送三還再拜

鄭鍔曰賓至近郊則主君親出郊而勞之於是有交擯之禮○賈氏曰交擯者主君至郊郊有館舍賓在內主君至館大門外主君北面而揖此九介去門九十步東面賓在大門內於門外之東亦陳九介西面不陳五擯者非主

君從賓禮故也賓陳九介主君於門外陳五擯上擯傳辭與承儐承儐傳與末擯末擯傳辭與末介末介傳與承介承介傳與上介上介傳與賓賓又傳與上介上介傳與承介承介傳與末介傳與末儐末儐傳與承儐承儐傳與上擯上擯入告謂之交儐即疏說諸交儐者例當如是不受○賈氏曰賓辭主君以禮來于外也辭不獲已賓乃乘車出門以逆主君拜主君之辱而臨己

賈氏曰三揖即聘禮入門當曲當碑爲三揖○鄭康成曰三辭重者先辭辭其以禮來於外後辭升堂

王昭禹曰三揖所以致恭三辭所以致謙然後拜受幣也○賈氏曰拜受賓再拜乃受幣也主君亦當拜送不言文省也○鄭鍔曰受勞訖乃出車以送主君

三還而辭之乃再拜而別○賈氏曰車送者賓乘車出門就主君若欲送送之三還辭之再拜者賓見主君辭遂再拜送主右也○鄭康成曰車送迎之節各以其等則諸公九十步立

當車軹也

致館亦如之

鄭康成曰館舍也○鄭鍔曰客至而後館君又以禮親致之其禮亦如郊勞也○王氏詳說曰諸侯之於天子其館之也初無所致賜舍而已至諸侯之相爲賓則有致館之禮焉案覲禮云賜伯父舍賈氏以爲言賜舍者天子尊極所使者司空歟但使人以命致之初無束帛而侯氏受館猶儐使者用束帛乘馬所以尊王使也致命以館者司空也眡館者又小行人也此司儀云致館亦如之繼於主君郊勞之後是知其君親致也然鄭氏必知其大夫授之者以聘禮大夫帥至館卿致之耳但聘禮以大夫授館於臣此諸侯相賓既親致館則其授館當使卿也明矣此館之所以少異也

致飧如致積之禮

鄭康成曰飧食也小禮曰飧大禮曰饔餼○鄭鍔曰賓已入館乃致小禮謂之飧飧夕食也言其微而寡也其禮與始來致五積之禮同蓋遣大夫故三辭拜受旅擯而已○王氏詳說曰鄭氏必知其致積致飧使大夫者以聘禮使宰夫朝服設食而積視飧牽耳但聘禮以大夫致積致飧於其臣此諸侯相賓君既親致餼與夫送其飧積使卿也明矣此致之所以少異也

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荅拜

賈氏曰幣即圭璋也○王昭禹曰將幣賓享主君也○鄭鍔曰及廟中將幣必交擯主君三辭其將幣之禮乃出車而逆之拜其辱賓車進而荅拜君之迎已也○賈氏曰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荅拜此並在主君大門外○王氏詳說曰主君郊勞之時有車逆拜辱之事將幣之時又有車逆拜辱之事車送拜辱其字雖同其理亦異此又所

以見賓與主君之迭爲賓主也方其勞於郊則賓爲主人而主君爲賓矣是賓以主人之禮車逆主君而拜其辱者辱其主君之遠出耳及其將幣於廟則主君爲主人而賓爲賓矣是主君以主人之禮車逆其賓而拜其辱者辱其賓之遠來耳

三揖三讓

項氏曰主君三揖賓三遜○楊謹仲曰公朝於天子之禮去門九十步今司儀乃諸公相爲賓而注言相去九十步揖之使前則是君臣之分非敵國之禮也既言車逆拜辱賓拜荅拜則賓主相拜不應在九十步之外蓋三揖者讓行也三讓讓入門也及廟後三揖者讓分左右也

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

鄭康成曰相謂主君擯者及賓之介也謂之相者於外傳辭耳入門當以禮詔侑也○鄭鍔曰每門至一門則止止謂絕行在後至祖廟則唯上相入以其詔相禮事不可止也○賈氏曰每門止一相者既入門迴面東至祖廟之時祖廟西仍有二廟以諸侯五廟始祖廟在中兩廂各有二廟各別院爲之則有三門門傍皆有南北隔牆隔牆皆通門故得有每門也上相入者即上擯上介上介隨君後與大夫士介爲隨行於後知不全入而爲絕行在後者以聘禮介皆入廟門門西北面西上故知此君介亦入門門西北面西上故云絕行在後後亦入廟也

王氏曰每門止一相則爲將致敬于廟及廟唯上相入則致敬故也

賓三揖三讓登再拜授幣賓拜送幣

賈氏曰三揖者亦謂入門揖當曲揖當碑揖也云三讓登者至階主君讓賓賓讓主君如是者三主君先升也○楊謹仲曰此三揖讓分左右也主人入門而左客入門而右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此所以至於三揖也三揖則讓登也曰登而先言再拜受幣

後言賓拜送幣則是三讓之後主人先登而賓後登可知矣○黃氏曰賓讓讓不敢登若將於堂下成禮焉既登主人再拜拜賓至賓始授幣主人受賓乃拜送幣言賓拜者見上爲主人拜也鄭改授爲受不必○王昭禹曰不曰受而曰授者以主君於賓授幣則拜而受之○賈氏曰賓拜送幣者賓既授乃退向西階上北面拜送幣乃降也○王昭禹曰主君拜授幣尊其所享賓拜送幣致敬於所享也

總論

王氏詳說曰五積三問言三辭而不言三揖再勞郊勞言三揖而不言三遜及將幣言三辭於車逆拜辱之時言三揖三遜於每門止一相之時又言三揖三遜於登再拜受幣之時鄭氏以前所謂三揖者謂相去九十步之間揖之使前賈氏以後所謂三揖者謂入門揖當曲揖當碑揖三

家之說最得禮意矣蓋車逆之後則是未入廟門也其所以爲揖者在賓主朝位之間耳得不以揖之使前爲說乎是此三揖謂揖之數有三也得揖使前之後則是已入廟門也其所以爲揖者在門在曲在碑之間耳得不以揖之使入爲說乎是此三揖謂揖之處有三也是字雖同而理則異也事異則曰辭事同則曰遜於每門止一相而言遜者謂揖同乎升堂而必遜也於登再拜受幣而言三遜者謂同乎入門而必遜也豈非事同而曰遜乎乃若五積三問則曰三辭謂辭其積之與問也再勞則曰三辭謂辭其勞之致幣也主君則曰三辭謂辭其以禮來於郊也拜受則曰三辭謂辭其升堂受勞也將幣則曰三辭謂辭其以車送於廟門之外也車逆則曰三辭謂辭其以車送於廟門之外也辭遜兩字對文則然散文則否記曰不辭遜而對

非禮也

每事如初

鄭鍔曰賓送幣於主君則再拜而送之每送幣其禮皆同謂之每事者蓋有王享故也（○黃氏曰案國客授幣不云每事如初之晉侯出入三覲王享禮命之宥其節亦如此故言每事如初正謂享也○鄭康成曰謂享及宥）

賓音擯亦如之

黃氏曰鄭以賓當爲擯國客賓使者亦爲擯上於下爲禮敵爲擯此謂灌恐是然賓以賓客之禮相待遇爲義如五州爲鄉使之相賓是也雖不改字亦通（○王氏詳說曰諸侯於天子公也一裸而酢所以禮於侯伯也一裸不酢所以禮於子男也其裸之也則以禮爲言天子再裸而酢所以禮於上諸侯之相爲賓其裸之也則以擯爲言蓋於王曰禮於敵曰儐禮器云諸侯相朝灌用鬱鬯是諸侯之有灌禮也不曰禮而曰儐者案聘禮云賜伯父舍侯氏再拜稽首受儐之束帛乘馬是侯氏之禮於天子使者曰儐其相禮則亦曰儐也明矣此裸之所以少異也）○鄭鍔曰儐亦三揖三讓○易氏曰謂儀容辭令揖遜之節皆如將幣之禮

及出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辟音避鄭鍔曰及朝享畢而出主君以車送賓則三請於賓請留而勿行也一說請賓登車已以車送也賓不敢留主君一進進至於三則賓出亦遠矣乃再拜而送之賓見主君之一請則一迴車而辭之三辭三讓告辟言已當去不敢留也○王昭禹曰凡言三讓三辭三避者有所不敢進則讓有所不敢受則辭有所不敢當則避

致饔餼還圭饔食致贈郊送皆如將幣之儀

王昭禹曰熟食謂之饔可食之物生氣存焉謂之餼○鄭鍔曰致饔餼者盛禮也飪一牢腥二牢餼二牢則親往致之○王昭禹曰還圭謂賓享主君用圭以將意畢則還其圭於賓也○鄭康成曰聘以圭璋禮也享以璧琮財也已聘而還圭璋輕財而重禮○鄭司農曰公子重耳受饔反璧饔以飲爲主食以食爲主致贈謂賓去而贈以財也郊送謂主君躬

送賓至于郊也其逆送揖讓辭受之節皆如將幣之儀

鄭康成曰此六禮者惟饗食速賓耳其餘主君親往親往者賓爲主人主人爲賓君如有故不親饗食則使大夫以酬幣侑幣致之

王氏詳說曰諸侯之於天子致積致飧則使大夫致饔餼還圭與夫致贈郊送則使卿諸侯之相爲賓則致飧致積使大夫致之而已其致饔餼與夫還圭贈送則皆親往焉案聘禮云君使卿歸饔餼又云君使卿還圭于館夫遣卿歸饔餼還玉於諸侯之臣則於其君必親往矣此司儀以致饔饔餼還圭饗食致贈郊送如將幣之儀此所以見其有三辭三揖之禮豈非親往乎

賓之拜禮拜饗餼拜饗食

鄭司農曰賓之拜禮者因言賓所當拜者之禮所當拜者拜饗餼拜饗食○鄭鍔曰主君致禮其盛有六賓所以謝之者唯謝其至重之禮而已饗餼饗食皆爲禮之盛賓將去則謝此三禮耳其餘還圭致贈之類不必謝也

賓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

鄭鍔曰先鄭以繼爲復主君之禮康成以主人禮費既多非賓所能復改繼爲儐儐者報也擯之者主君郊勞致館饗餼還圭致贈郊送之時主君親至賓爲主人主人爲賓故必儐之也謂報爲儐者敵者曰儐故也儐之之禮與主國同欲無加於主人而已然有改字之嫌不必改可也○易氏曰先王制禮有施有報而施報亦有輕重之辨惟其有施有報此賓之報不能如主君之禮惟其施報之欲稱此賓繼主君之禮蓋主君使卿勞賓特如王國之禮其致幣雖無明文以觀賓于竟必爲致幣故有拜受之禮其致幣雖無明文以觀

禮考之賓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此天子勞賓之禮則知諸侯勞賓亦以幣此所謂主國之禮豈有往來交際而復其禮費如市道之交者耶○鄭康成曰禮者謂王帛皮馬

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爲賓也各以其禮相待也如諸公之儀

鄭鍔曰侯伯子男相爲賓各以其禮從其命數之高下因其國之小大所用之物不與諸公同○賈氏曰五等諸侯以命數分爲三等其主璋璧皮馬等積步數擯介皆降殺備於大行人掌客若夫揖遜辭受之儀無以異焉蓋禮以定名分儀者交際之容而已

諸公之臣相爲國客

鄭康成曰謂相聘也○鄭鍔曰此記諸侯之國諸臣之禮儀也公國之臣來聘公國相與爲客故曰相爲國客若尊故以賓言之而曰相爲賓臣卑故以客言之而曰相爲客○王氏詳說曰上言諸公此言諸公之臣皆舉公以見諸侯伯子男耳王人云璪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是舉上公之臣耳上公以九爲節而臣降其一舉其上以及其中下也

則三積皆三辭拜受

王昭禹曰諸侯五積其臣下其君二等故三積○賈氏曰三積謂在道之禮於路館致之亦有束帛致之○鄭鍔曰客始至則三積皆三辭然後拜而受之不言登受者受之於庭也○賈氏曰知受之於庭者上諸公即云登登謂登堂此不云登故也

總論

王氏詳說曰諸公之臣爲客與諸公爲賓其勞其問其積其享其食其牢禮其朝位賓主之步又有大異上公言積言問而此言積不言問非不問也主君於將幣之後而問

聘者之君及其大夫耳案聘禮云及大門內公問君賓對公再拜是已故此下文云出及中門之外問君蓋廟有中門有大門中門之外即大門之內也若夫侯伯之臣則又不致積矣以其聘禮主侯伯之臣爲言而初無積事也夫豈無禾米薪芻但無以束帛致之耳侯伯之臣如此子男可知

及大夫郊勞旅擯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

賈氏曰案聘禮此亦近郊勞之也○王氏詳說曰上公於再勞言主國於郊勞言主君此言大夫郊勞者蓋上公竟勞遠郊勞皆使卿大夫諸公之臣則使大夫及士耳案聘義君使士迎于竟大夫郊勞則是主君不親勞也上公之臣如此侯伯可知○鄭鍔曰及遣大夫來而郊勞則行旅擯之禮○黃氏曰案諸公相爲賓敵則交擯不敵則旅擯大夫雖敵亦旅擯不敢擬於君也後鄭謂旅擯皆陳擯位不待傳辭恐是不必改旅爲臚諸公之臣

初爲國客廟中將幣旅擯亦爲不敵也謂公相爲賓大夫再勞不擯主君將親勞大夫不陳介客亦不陳也臣爲國客積亦不擯案掌訝委則致積是則國客于遣使也國客大夫郊勞旅擯主君不出使若代君陳介而致之也其義恐當如此○王氏詳說曰上公於積問言旅擯於將幣言交擯於郊勞將幣皆言旅擯而積又不言擯者又所以見其禮之殺也然案聘義介紹而傳命則是交擯乎曰非也謂賓來至末介下對上儐傳本君之命也非謂故臣則拜辱而不以車

得傳其已之辭也上公之臣如此侯伯可知○鄭鍔曰三辭不敢受勞而拜其辱也○賈氏曰三辭拜辱者賓從館內出於大門拜使者辱命來於外也○王昭禹曰公車逆拜辱之命○鄭鍔曰又登而受其郊勞之幣也聽命受幣皆登堂尊主者之命而致敬也

賈氏曰三讓讓升堂也登堂聽使者傳主君勞問之命○王昭禹曰聽命既畢於是下堂而拜然後登堂而受主君勞三辭三揖登拜受而此言登聽命下拜登受者蓋上公言再受勞於堂而拜受於堂上公之臣受勞於堂聽命之後下

拜於庭然後登而受之若夫侯伯之臣則又受勞於庭矣
案聘禮賓揖至門內勞者致命則不受勞於堂也侯伯之
臣如此子男可知矣
賓（音儐）使（去聲）者如初之儀及退拜送
鄭康成曰賓當爲儐勞用束帛儐用束錦○賈氏曰使傳命記禮畢出門賓以束帛儐使者如初行勞時一儀前賓受幣今使者受幣受幣雖異威儀則同敬主君使也○鄭鍔曰使者退而去則客拜而送之
致館如初之儀
易氏曰案聘禮賓至使大夫帥至館卿致館其旅擯以至
登受亦如郊勞之禮
王氏詳說曰上公言致飧如致積此不言致積者蓋上公之臣三積夫豈不致積哉但積視飧牽上言致積所以見其致飧也上公之臣則不復致致飧矣非無飧也但設而不

以束帛致之耳案聘禮宰夫朝服設飧又云飧不致賓不拜不致則不拜矣言侯伯之臣飧不致舉其中以見上下也
及將幣旅擯三辭拜逆客辟三揖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
賈氏曰將幣亦謂圭璋也○鄭鍔曰將幣所以享主君也旅擯三辭亦謂於主君大門外主君陳五擯客陳七介不傳辭也○鄭鍔曰客臣也故不交擯不敢敵主君也三辭者辭主君以大客禮當己也拜逆客辟者主君遣上擯納賓賓入大門主君在大門內南面拜賓○鄭鍔曰三辭其將幣中之禮辭不獲已則拜而退之也以使者奉君命來不敢當拜故逡巡辟君拜也○鄭鍔曰客不敢當主君之拜則退而辟之
王氏詳說曰上公言車逆拜賓車進荅拜此言拜逆客辟者蓋上公有車逆之禮上公之臣則拜逆而已上公有

荅拜之禮上公之臣則辟而不荅拜不敢當主君之尊也
案聘義君拜送于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拜則拜君命之
辱是拜聘君也非拜使者也故拜送拜受拜問君拜問大
夫皆辟而不荅拜者亦猶聘禮賓再拜勞不荅拜與禮無
不荅拜者不同

賈氏曰三揖者亦揖之使前○鄭鍔曰客進而入門則三
揖賓主各有介每門各止一相及行禮則唯主君之介入
客之相者不入所以然者客臣故也既以臣道自處故不
敢用相嫌與兩君相敵也

王氏詳說曰上公言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此言每
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者蓋上公九命上公之臣則七
介上公之上介使卿上公之臣上介使大夫上相即上介
也案玉藻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帳與闑之間士介拂帳

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鄭氏謂帳門楔也君入必中門
大夫士介應行於後示不相沿也君若迎聘客擯者亦如
之唯君相入則是己之上相不應行而入也

三讓客登拜客三辟授幣下出每事如初之儀

賈氏曰三讓客登者主君與客俱登此據客而言之也拜
客三辟者主君於阼階上北面拜賓喜至此并拜受幣客
三退負序不敢當君拜也○王昭禹曰三辟主君之拜然
後以君命授幣於主君也授幣既畢則下堂而出○易氏
曰所以異於諸公之拜送幣者不敢當主君也○鄭鍔曰
謂之每事事事皆如初之禮同也○鄭康成曰每事百下及有言○王昭禹曰亦與諸公拜送幣之後言每事

（如初同也）

及禮私面私獻皆再拜稽首君荅拜

賈氏曰此三者皆於聘之日行之故并言之○呂氏曰聘

禮賓卒聘事請覿擯者入告出辭乃請禮賓宰夫徹八致
筵公出迎賓入拜送醴此君親禮賓也○賈氏曰聘禮禮客用醴齊異於君饗也賓
卒聘事奉束帛請覿所謂私覿也賓朝服問卿既致命出
賓面如覿幣所謂私面也君命未致使臣不敢以私見其
君及其卿卒君事乃得申其私敬也私覿見其君私面見
其卿也或有以私面爲見君者蓋列而言之則有見君見
卿之別此篇及聘禮所云私覿私面是也離而言之則私
面即私覿亦可爲見君如司儀諸公之臣相爲國客私面
私獻楚公子棄疾見鄭伯以乘馬八匹私面於君是也○
氏詳說曰私覿私面之幣皆其己物者以聘禮惟有君夫人聘享及問大夫聘之幣付使者之文不見有付賓介私覿私面之幣至於贈幣如其覿幣聘禮所謂賓將行舍于
郊公使卿贈如覿幣使下大夫贈上介亦如之使上贈衆介如其覿幣還以至本國陳幣于朝則上賓之公幣私幣皆陳上介亦公幣陳他介皆否此所以知聘者之私覿私面其幣皆其己物也○鄭鍔曰或謂聘有私覿而郊特牲云朝覲大夫之
私覿非禮者何耶余以爲與君偕來之時君方有朝覲之
事而大夫行私覿之禮則是外交也是故不敢私覿所以
致敬也若夫國君遣臣來聘則得以私覿故孔子曰私覿
愉愉如也而左傳言楚公子棄疾見鄭伯以其良馬私面
也不曰私覿而曰私面者聘禮注云謂之面威儀質也成
者謂於君謂之覿卿謂之面不知此言私面而下文有君
荅拜之文則非卿謂之面矣棄疾見鄭伯亦謂之面或說
非也
鄭鍔曰禮也私面也私覿也凡茲三禮皆再拜稽首以致
敬主君荅之以拜不敢以臣道受之也○王氏詳說曰禮家臣不稽首所以辟君也至於使外國之君則如其君九拜之禮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臣之拜君則稽首君之荅拜則空首此再拜所以異於上公也○王氏曰君荅拜則不稽首以主君而客臣故也
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稽首君荅拜客趨辟
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荅拜客辟而對君問大夫客
鄭康成曰中門之外即大門之內○王昭禹曰出及中門

之外然後問君問大夫勞客者以在廟授幣方致敬焉未可遽問而勞之也○李嘉會曰前之將幣皆是介擯傳辭未及相親今既私面則相親矣故可問君問大夫○鄭康成曰問君曰君不恙乎對曰使臣之來寡君命臣于庭問大夫曰二三子不恙乎對曰寡君命使臣于庭二三子皆在勞客曰道路悠遠客甚勞勞介則曰二三子甚勞（賈氏曰比末知所出或曰孔子聘問之辭）問君客再拜對者爲敬謹也○鄭鍔曰再拜而思所以對蓋未對也君荅之也客於君拜之時乃辟君拜而對其所問也主君問其國之大夫客即對之不須再拜與辟也大夫卑於君故直對其問也主君勞已跋涉之勞謙不敢當其問故再拜稽首以致謝明其感戴之深也主君荅其拜客趨而辟之不敢當主君也

致饔餼如勞之禮饔食還圭如將幣之儀

鄭鍔曰致饔餼如勞之禮饔食還圭如將幣之儀此四者皆盛禮也然致饔餼則如郊勞之禮者以其不比國君爲賓而饔餼之盛故也郊勞行禮而已（賈氏曰同使卿威儀進止）饔食還圭則如將幣之儀者與上文將幣儀同以其饔食去禮也圭者彼國之君所執以致聘之物故禮如將幣敬其君之意也（鄭康成曰饔食亦謂君不親而使大夫以幣致之○賈氏曰如將幣者蓋不盡如之所如者如旅擯主人皮弁賓皮弁龍袞將幣同自餘則別○王昭禹曰如將幣之儀者饔食還圭禮重於饔餼可也）

王氏詳說曰上公致饔餼還圭饔食致贈郊送皆如將幣之儀至上公之臣則致饔餼如勞之禮謂以大夫致之君不親致也饔食還圭如將幣之儀亦謂以卿致之君不親致也然言如將幣者但郊勞其禮簡將幣其禮詳耳案聘禮云君使卿還玉于館又案聘禮云公於賓一食再饗上介一食一饗若不親食致之以侑幣致饗以酬幣然還玉

使卿而饗食亦有親與使人致耳此致饔餼饗食之異於上公也

君館客客辟介受命遂送客從拜辱于朝

鄭康成曰君館客者客將去就省之盡殷勤也○鄭鍔曰客不敢當主君之親臨故辟之而使介受其有問之命主君因此遂拜以送客也客即從君之後至朝而拜謝君之有送已（○李嘉會曰館客者留客也親受其命而不留幾於與主君抗故辟而使介受命從其後拜君之辱于朝）○王氏詳說曰上公致贈郊送皆君親往焉上公之臣則因其將去就館以送之而已

明日客拜禮賜遂行如入之積

鄭康成曰禮賜謂乘禽○鄭鍔曰既有饔餼饗食之禮矣又有乘禽之賜者加恩惠也於君拜辱之明日客又親至朝而拜加惠之禮賜謂其待己有加而無已故也既拜其賜即行焉不復留也主君於其去又致積焉如始入之數

（○賈氏曰入與出皆三積也）蓋芻薪米禾之類不可一日缺也所以知禮數爲乘禽者聘禮云賓三拜乘禽於朝以此知之○黃氏曰賓之拜禮拜饔餼拜饗食賓敵有拜有不拜且有繼禮此拜禮賜臣不敢敵君皆當拜直曰禮賜於其行也而拜之○李嘉會曰國君將去則有致贈郊送今止曰客拜禮賜遂行亦無郊送之禮者前將君命待之不可忽君命既將則臣也待之不可過如入之積則三積也

王氏詳說曰禮大夫不饗君謂不敢與君抗禮也至於使外國亦如其禮諸侯則賓繼主君如主國之禮但無積問餼勞之禮耳此無繼主君之禮所以異於上公也

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爲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

鄭康成曰爵卿大夫士也○李嘉會曰以爵相爲客足矣何必以其國之爵國有小大子男之卿僅可當公國之士故不止曰爵必以國之爵言也○鄭鍔曰凡侯伯子男之國其臣相爲國客皆以其爵命高下爲禮若夫見於揖遜之間儀容則與公國之臣同故曰其儀亦如之凡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餘牢賜獻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

鄭鍔曰禮儀見於形貌（○王昭禹曰禮儀所以相接）辭命見於荅問（○王昭禹曰辭命所以相與）餘牢者禮之常也（○王昭禹曰牢禮之屬）賜獻者禮之加也（○王昭禹曰禽獻之屬）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者視其爵之尊卑而降殺以兩也（○賈氏曰上經之爵鄭以卿大夫士三等解之此云二等即大行人下其君二等大夫士降殺以兩也從其爵者以三等降殺從二等而爲之也）

黃氏曰九儀公侯伯子男其命五孤卿大夫士其爵四其待賓客之禮公侯伯子男爲三等至邦交不以命而皆以爵其爲二等諸侯敵也與天子自應不同

凡賓客送逆同禮

王昭禹曰來則逆之而有問勞之儀去則送之而有贈送之禮如一而已（○易氏曰逆非止於郊勞凡有以奉其來者皆是送非止於郊送凡有以厚其往者皆是始終如一禮主乎敬也

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爲之幣以其幣爲之禮

鄭鍔曰諸侯交際之禮視國之大小報復之禮因物之重輕交大國則其幣以多爲貴交小國則其幣以小爲貴是之謂稱若夫待其使者亦視其幣之多寡而爲豐殺疏謂此乃享幣非圭璋璧琮也賄用束紡所以遺聘君可以爲衣服之用禮用寶皐所以禮聘君而報其享焉○王昭禹曰各稱其邦而爲之幣者稱其邦之大小而爲幣之隆殺

以其幣之隆殺爲禮之厚薄也如是則賓之所以繼主君而主君所以禮賓者皆無過不及矣

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

鄭康成曰謂擯相傳辭時也○鄭鍔曰凡行人者司儀掌客上所言者皆賓客之禮儀也而又掌大小行人之儀爲行人者當其相禮則不可向東亦不可向西亦不可向南亦不可向北常視賓主小前卻隨機旋轉不常厥處東方之明而日出爲朝朝東也日入於西爲夕夕西也主南面不正其主面謂不正如君南面也客荅君而北面不背客謂亦不正向北也